

書叢藝文中國新

霧

著 金 巴

版 出 局 書 國 中 新

Me
I 246.57
367

付印題記

在我的每本書的前面我祇寫了序文。

但這一次我卻更願意讓我的文章自己來和讀者見面，不想再寫什麼介紹解釋的語句了。

然而有一件事是應該在這裏聲明的：我並未去過日本，本書中關於日本的話都是從一個敬愛的朋友那裏聽來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是拿那朋友來做模特兒。其實這是一個大的錯誤。這錯誤竟使我幾乎得罪了一個朋友。事實上，像我寫以前的幾部長篇那樣，我用來作本書主人翁的模特兒的並不只有一個人，那樣的人我會經接觸過不少，得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寫出來時不免使朋友們覺得大有人在，於是就以爲我是寫某某人的事或拿某某人去做模特兒。因爲從已經出版的幾部小說中得到了這不愉快的麻煩。



3 2169 6025 6

的經驗，所以這一次特別作這一個鄭重的聲明。

還有一層，我平素寫文章時把「底」的「地」三字的用法分得很清楚，「底」字作名詞所有格的語尾，「的」字作形容詞的語尾，「地」字作副詞的語尾。（這種用法並非我所創始，在五卅運動以後的幾年間頗流行。）但這篇小說在東方雜誌上連續發表的時候，卻被編輯先生把「底」字通統改作了「的」字。現在我也懶得把牠們一一改回來，就索性讓「底」字不見於本書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巴金

霧

夜來了，是一個寂靜的夏夜，在海濱。

海水靜靜地睡了，只有些微的鼾聲，來打破夜的單調。燈塔裏面的燈光在黑暗的水面上微微抖着，顯得太渺小了，孤獨的維持着牠的那種慘淡的生存。

離海有里多路遠，是那荒涼的街市，在夜晚更是寂靜了。雖然是夏夜，但夜晚從來就是非常涼爽，海風微微吹拂着，把日間的熱氣都送走了。使得那些白日裏奔波忙碌的人們可以安靜地睡下來，也有些人，不忍辜負這涼爽的夜晚，便擺了椅子在門前，和鄰居們閒談着他們生活裏的種種的事，而最惹起他們注意的，便是那一所新式建築的旅館。

這旅館有着四層的樓，孤零零的高聳在那些鄰近的簡陋的矮屋之上。顯然是位置在不適宜的地方。牠驕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牠的富麗的裝飾，居民的闊綽，和屋前的花園誇耀於牠們。

在夜裏和在白晝一樣，這旅館和那些矮屋依然是形成了兩個階級，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在旅館裏燈燭輝耀着，人們往來着，似乎比在白晝更顯得活動起來了。

在旅館的門前停了馬車，車夫下來開了門，一個瘦長的青年彎着身子從車裏走出來，立定了身子帶着好奇的眼光向四處望，似乎有點奇怪，這樣的旅館竟然位置在如此荒涼的街市中。

從旅館中走出來的侍役是兩個，都帶了恭敬的笑容，一個從車夫手裏接了那兩件並不很輕的行李，一個領着青年慢慢兒走過那微微潤溼的草地上，一邊走一邊絮絮地向青年詢問着『從什麼地方來，』『是做什麼事的』諸如此類的問話。

走到石階上，那青年昂然地走了進去，不幾步便看見一個女郎從樓梯上走下來，向

着旁邊的那一間題着「閱報室」的大房子走去。她穿的是白夏布衫兒和青色裙子。他還瞥見了她的臉，是一個圓圓的臉，白中透紅色的皮膚，一個略略高了一點的鼻子，在眼角下一顆黑痣，嘴邊露着微笑。

「這女郎是在什麼地方看過幾次的，面孔很熟，却想不起了她的姓名。」他這樣想着。一面在頭腦裏去搜求她的姓名，似乎姓名已經到了口裏，但無論如何他却把牠說不出來。

那女郎却很快地停了脚步，轉過身子驚訝地把他望了一望，忽然微開了嘴，嘴唇皮動着，他微笑了，向前走了一步，眼睛光閃閃地問：「周先生嗎？」

「是我。密斯張。」他笑着應道。這個張字從他的口裏出來，並不會經過他的思索。於是他恍然記起來了：一年以前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他剛從日本回來，在友人家裏遇見了一個使人一見面就起了新鮮之感的女郎，是這白衣青裙的裝束，雖然很樸素，却有着超於那般豔裝的女子以上的吸引力，同時她的一舉動一說話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的

驕傲。近幾年來他的頭腦裏裝滿了不少日本女子的面影，那些柔媚得好像沒有骨頭，嬌豔得好像沒有靈魂的女性他看得夠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發見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種女人。於是他帶着好奇的，景慕的，喜悅的感情，和她談了一些話。分別的時候，她的姓名還深深地刻在他的腦裏是三個美麗的字：張若蘭。

現在立在他面前的就是這一個女郎，面貌一點沒有變更，依舊是白衣青裙的裝束。「聽說周先生又到日本去了，是幾時回來的？」她帶笑地問，一面用手弄她的衣角。「是兩個多星期以前回來的，打算到這裏來住一些時候，密斯張也住在這裏嗎？」他欣喜地說，他說出了最後的一句問話，纔知道自己說話太不注意了，她顯然是住在這裏。

「是，我是前兩三天來的，我要在這裏住過暑假，順便溫習些功課。不打算回家去。」因為她的家是在鄰近的一個城市裏，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特別對他說了這一句話。「好，我們以後見面的時候倒多了，」他說着，感到了絕大的歡喜。

她正要答話，忽然瞥見那兩個侍役，一個提了行李，一個下垂着雙手，都恭敬地直立在旁邊，帶笑地看他們兩個說話，她便覺察似地說：『我就住在二樓十九號房間，周先生有空請來玩……周先生的房間早就定過了嗎？現在我不打擾周先生了。』說着，和他點了點頭就走了。

這裏周如水也對她點了頭，說：『等一會再過來看密斯張。』於是就跟着侍役上樓去了。

在三層樓上一個房間的門前侍役停住了，那一個空着手的侍役掏出了鑰匙開了門讓周如水進去，接着另一個侍役也提了箱子進來。

『就是這房間，周先生看中意嗎？』那空手的侍役這樣說了。又接着說一些形容這房間的優點的話，便抬着恭敬而急切的臉靜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覺得這房間大小還中意，陳設也還過得去，便點頭說：『既然是定下了的，就住在這裏好了。』他看見窗戶正大開着，便走過去把頭伸出窗戶望遠

遠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線燈光在水面蕩漾。涼爽的空气迎面撲來，他清醒地往天空望，滿天的星斗在搖晃。他然後把頭埋下去看，一片從窗戶裏透出來的半明亮的燈光，照在草地和矮樹上。

「這裏就好！」他於是回過頭來向侍役讀了一句，又問：「這是多少號房間？」

「三十二號，」侍役得意地回答說。這時候那個提行李的侍役已經走出去了。

「先生沒有用過晚飯嗎？」侍役又問。

「已經喫過了。你給我弄點茶來罷。」周如水說着，就把他的太陽呢的西裝外衫脫下來往衣架上掛去。

那侍役答應了一個「是」字就往外面走。

這時候房裏便只剩下周如水一個人了。他望着那一盞五十支燭光的電燈泡噓了一口氣，又把眼光移上去看那畫得有花卉的方燈罩，於是那有着白布套的躺椅上坐下去，慶幸似地自語道：「在這裏該可以有一些時候的安甯了，一定要有一點好的成績

寫出來纔好。」於是微笑地閉了眼睛，來體會這安甯的快樂，而那白衣青裙的影子却突然闖進他的眼簾來。

二十分鐘以後周如水往樓下走去，走到最下一層樓梯上，正遇見張女士走上來。他便站住對她笑了笑。

「密斯張，回房去睡覺嗎？」他不加思索地問了這句話，其實這時還很早。

「還早咧！這時候就睡覺了。」她微笑着，頰上現了兩個可愛的酒窩。她看見他找不出話來說，便接着問道：「周先生下樓去，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他堆着笑容回答說。

「那麼請到我的房間裏去看看好嗎？」

「好，」他急急回答說，但馬上像想起了什麼事，改變了語調說：「請密斯張先上去，我等一會兒就來……是十九號房間嗎？」

「是的，」她笑着點了頭，往上面走去。

周如水走到下面時，眼角還有白衣青裙的影子在晃。

過了一些時候，周如水懷着一顆跳動的心站在十九號房間的門前。他並不就敲門進去，他遲疑了一些時候，纔把兩根指頭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房裏的脚步聲響了，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房門開了，撒出一陣綠色的光來。她出現了，蒙着淡淡的綠光，她的全個身子呈出一種異樣的美。兩隻晶瑩的眼睛發射出愉悅的光，在他的臉上盤旋。

「請進來罷，」她笑着說，微露了那一排白玉似的牙齒。她便退一步，身子往旁邊一側，讓他進去了。

一盞有着綠色燈罩的電燈懸掛在一張小小的寫字台上，那上面放了五六本書，桌子前放了一把活動椅。周如水被引到在椅上坐下去後，略一掉頭，就瞥見桌上的那一本十六開本的婦女雜誌是新出的一期，上面正載有他寫的兩篇童話，而且編者在編輯餘談中還寫了過分推崇的語句說他是留日的童話專家。現在在她的寫字檯上發見這雜誌，他就彷彿覺得她已經讀了自己的文章，並且加以讚美了，於是臉上浮起了幼稚的得

意，不禁把雜誌接連看了幾眼。

好像知道他的心理似的，她馬上笑着說：「這雜誌已經讀過了。是因為在報上看見廣告，知道有周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別買來看看。周先生的文章真好！」

他聽了這樣的讚語，心裏雖然很高興，臉上却做了不敢承受的樣子，略略羞慚地推口說：「不見得罷，不過是一時的亂寫，真值不得密斯張一讀呢！」同時他却暗地抱怨自己為什麼寫作得那樣慢，不多寫幾篇出來，不然這時候會是更滿意的了。這樣想着，他的頭腦裏浮出了新近寫成的那一篇短文的大意，覺得如果把這意思向她表示了，也許她會更了解自己，更讚美自己罷。

他正要開口，但看見她的平靜而矜持的笑容，他又覺得自己的勇氣漸漸在消失了，似乎這些意思她已經知道了，說出來反會使她非笑自己的淺薄。不過話已經要說出口，又不好收回去，便改口問：「密斯張愛讀童話嗎？」

「是的，」她微笑着回答。「讀了童話就好像回到童年時代去了，有時候甚至忘

了自己是成人，彷彿真個做孩子了。周先生寫的童話可說是美麗的散文詩，離我們成人比較更近一點，所以我更喜歡。」

這一來便鼓舞起了他的勇氣，他終於用力說出了他想說的話：「密斯張的話真不錯。我以爲童話便是從童心出發以童心爲對象而寫作的一種藝術。這童心記得有人說過共有七個本質，就是：真實性，同情心，驚異力，想像力，求知心，愛美心，正義心。我以爲這話並不錯。這幾種性質兒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現得極強烈的。童心之所以可貴，就是因了有這幾種性質存在的緣故罷。因此我便主張童話不僅是寫給兒童讀的，同時還是寫給成人讀的，而且成人更應該讀，因爲這可以使他們回復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復，便是新時代的萌芽了。」說到這裏，他變得很激動了。一方面他想把自己的思想在她的面前表現得更偉大更美麗，使她更看高自己，一方面他這時候確實真摯地感到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在於童心生活的回復了。於是一種含糊的崇高的感情鼓動着他，使他的瘦長的臉上現了光彩，而變得美麗了。

在腦裏還留着他的謙遜而溫和的面貌的她這時候奇異地發見了他的另一種面貌，她並不注意聽他的話，只顯出神地去看他，但並不顯出癡看的樣子，依然留着矜持的笑容，所以他也並不覺得。

他說完，又馬上變得很謙遜的了。他甚至畏怯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好像在學校讀書時等候教師報告成績一般。

她覺得他的像珠子滾得那樣急的聲音忽然止住了，房裏馬上又恢復了靜寂，沒有一點聲音，她便驚覺起來，對他點着頭接連地說：『周先生的意思很不錯。』其實她並沒有完全聽清楚他的話，而且也不會去思索判斷他的意思是否正確，不過她相信他多少是有理由的。

看見她表示贊同自己的意思，他變得更高興了，便又繼續說：『我近來新寫了一篇題作章心生活的回復的文章，就發揮這意思，改天再送給密斯張看，請密斯張批評。』說了，又露出那捺不住的孩子似的得意的微笑。

「這倒不必，」她帶笑地謙虛說。「周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大家讀的，最好能夠早點在雜誌上發表，等着要讀的人還多着呢！」

於是兩人又談了一些關於思想的話，旅館裏的那一架掛鐘突然響了，沉重的金屬的聲音在靜夜的空氣中盪漾着，恰恰響了十下。周如水雖然還想再在這房裏當一些時候，但一想到夜已經不早了，似乎應該讓她休息纔是，便下了決心告辭出來，張女士還把他送到門口。

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暖熱熱的，臉上還留着笑容，他的清脆而軟柔的聲音還留在耳邊，他便在那把躺椅上坐下來，望着電燈罩，去回想她的容貌和舉動。甚至她說話時怎樣微微偏斜着頭，怎樣常常玩弄着衣角，怎樣把一雙大眼睛望着他的眼睛，怎樣把肘壓在靠背椅上，垂着眼皮半羞澀地看自己的裙子，這一切都回想遍了，有些甚至是先前他不曾注意到的，如今都恍然地記憶起來了。

他又把頭埋下來往四周看，覺得自己的房間布置得沒有她的那樣好，雖然她的房

裏並不比自己的多些什麼東西。這樣想着，他又嫌自己的房間太冷靜了，太寂寞了。她的房裏是那麽溫暖。

他又想明天怎樣見她，怎樣和她談話，以後他們的友誼又怎樣親密起來以及以後的事。但忽然他又記起他的友人陳真的話了，於是不禁失笑地自語說：『怎麼我一見面就和她談思想談童話，爲什麼不談些更有趣味的東西呢？這樣好的機會都不知道利用，我真是蠢得很。』陳真說我一輩子永遠找不到愛人，他也許有理罷。』說到這裏，他不覺自怨自艾起來，他埋怨自己不該把這樣的好機會失掉了。他想想也許今晚上的談話會給她一個不良的印象，她也許會暗地裏笑他是一個書呆子，那麼以後再怎樣努力也就困難了。他愈往下想，愈是悔恨。

過了一些時候，他的思想又轉換了方向，他用手在眼前拂了幾拂，好像要拂去什麼幻象似的，隨後他又自己辯駁道：『一見面怎麼就想到戀愛？雖然以前見過幾面，但也並不怎麼相熟呢！……况且她又是大學生，和別的女子不同，和她談思想，倒也並不唐突。』

他這樣想看，他的心便漸漸平靜下去了。於是他屏絕了一切的雜念，站起來扭熄了燈，靜靜地立在窗前，望着那黑暗的海和燈塔裏射出來的戰抖的微光，他不用一點思想。他只是讚頌着自然界之莊嚴與偉大。

二

一過就是一個多星期了。

在一個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東方纔開始發白，墨色的天空也漸漸在褪色了。空氣裏還充滿着夜的香氣，周圍很是靜寂。這時候兩個青年的脚步聲在潤溼的草地上微微響着。他們走到大門口，管門人已經起來了，便給他們開了門。

他們慢慢兒在那寂靜的街道上走着，腳踏在柔軟的土地上並不吃力。兩旁的房屋模糊的現露在他們的眼前，像含着什麼祕密似的。有幾間房屋裏起了人聲，但很低微，輕輕地隨着曉風逃走了，並不留一點餘音在行人的耳裏。空氣裏帶了清晨的寒意。街道上

沒有別的行人。只有那兩個青年的有規律的脚步聲在空氣中迴響。

這兩個青年距離得並不十分近，雖然是並肩走着。一個是一頭波紋的黑髮飄蓬在腦後，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衫，繫了一條裙兒，這不消說是一個女子；另一個是瘦長的青年男子，穿了一身太陽呢的西裝。他們便是住在海濱旅館裏的周如水和張若蘭。

他們走過了那一條較長的街市，天空已經變成了藍色。他們又轉了兩個彎，便走到了海濱，一片白亮亮的水便橫在他們的面前，岸邊是一帶窄的沙灘，潮來時會全淹沒了的，現在潮已經退了，海水在微微私語，緩緩地和岸接觸。沙灘上還是潤溼的，凌亂的有幾個岩石似的大石塊，岸邊還有石級。

他們站在岸邊，望着水分不清楚邊際的地方。海風溫和地吹拂着他們的頭髮和衣服。張若蘭把她的濃密的黑髮讓風吹着，只用手按着裙兒。她的髮經風一吹，飄蓬得更厲害了，牠們隨風的來去而波動而起伏，一方面顯得更濃，一方面又顯得更軟，同時一股的香氣從那裏發出來，隨着風直往周如水的鼻裏送。

周如水故意站得離她遠一點，只顧偷眼去看她的頭髮，不覺從心裏湧起了讚嘆。『好美麗的髮呀！』他這樣想，於是從日本婦人的大得可怕的高髻那裏感到的對於女人頭髮的憎厭馬上就消滅了。這時候天空已由深藍變爲明亮的淺藍色，粉紅的雲彩掛在他們的頭上，天是快大亮了。

『今天我們真早，』她笑着回頭對他說。

『是的，這空氣多麼清鮮，自然界多麼美麗……』他很高興地說。

『早起真好，』她附和着他說了這一句，兩人便向前走了。

他們走到岩石旁邊，正好有兩塊岩石離得不遠，他便提議說：『我們還是在這上面坐一些時候罷，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她用手在岩石上摸了一下說：『這上面是溼的，』便摸出手巾拭乾了坐下去。他在另一塊上面坐了。兩人都不閃眼地望着天際發光處，恐怕不留心太陽出來便失了眼福。

天邊愈過愈亮了，同時好像誰在那淡青色的天畔抹了一層粉紅色，而在粉紅色下面又還隱藏着無數道金光。雖然天上還沒有什麼動靜，但誰也知道不久就會有一件不尋常的事變發生了。忽然間似乎起了一陣響聲，粉紅色的雲片被衝開了，天空頓時開展起來。一輪硃紅色的太陽接着從天際爬上來，牠一搖動，就好像發出了大的響聲，牠終於爬上了水面。在牠的下面周圍有一片紅光承着牠。牠升高，紅光也變得長了。牠愈往上升，牠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時間以後太陽已經離開了水面，而逐漸變小了。同時牠的身體也漸漸由硃紅色變爲金紅色，霎時間半天都是霞光來維護這一輪金光燦爛的朝日，水面上也盪漾着無數道金光。天空中好像在奏着一曲交響樂，一片響亮的曲調送入了人們的耳裏。

這許久他們並不說一句話，只是帶了讚嘆和驚懼的眼光靜觀着這眩目的景象，甚至找不出一句適當的形容詞來讚美牠。直到後來天空中的交響樂停止了，一切恢復了平常的狀態，海岸也不再是像先前那樣冷靜了，有幾個青年或中年男子在沙灘上閒步，

還有兩三個半赤裸的貧家小孩在地上拾貝殼，這時候他們纔驚覺過來，覺得久坐也沒有意思，就站起身子在海濱走了兩三轉，便離開了。

信步走來，兩人走入了街市，到了一家湯糲店門前，裏面擺了幾張小桌子，都坐滿了人，只有靠裏的一張桌子還空着。他們進了湯糲店，那裏面雖然不十分明亮，但坐位還清潔。他們要了兩碗湯糲，很快地就端上桌子來了。他們捧了碗，望着在碗裏水面上浮着的幾個很大的湯糲，不覺又從心裏浮起了樸實的微笑，這樣大的湯糲他們還是第一次來吃，他們舉了箸去挾湯糲，同時又去望四座的顧客，那些都是有着誠實而近於愚蠢的臉，坦露的毛胸，把那樣大的湯糲一口一個地挾往口裏送。

「周先生，你看，」張女士低聲對周如水說，於是好奇地笑了。

周如水的臉上浮出了感動的微笑，素來厭棄都會文明，讚揚自然美而主張土還主義的他看了這些年輕的樸實的漁夫傭怎樣地來喫他們的這一頓早餐，從那種真摯地把這簡單的食品當作盛饌似的很起勁地喫着的樣子，他不覺體會到了喫的滋味，他想

真正懂得喫的怕還是他們那般人罷。於是他回過頭對張女士一笑，並不說什麼，就把湯糲整個地塞進口裏，學那般人的樣子。但他忽然覺得口是被湯糲塞住了，動也不能動，嚼也無法嚼，便連忙張口把湯糲吐了出來，仍舊吐在碗裏。這狼狽的樣子被張女士看見了，又引起她的一笑。於是他放下碗來，用箸把一個湯糲弄成兩半，挾了半個送進口裏，慢慢嚼着，一面和她談話。

這時候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從外面進來，手裏端了碗，腦後垂了一根髮辮，穿了一件白布衫子。衆人的眼光都轉注在她的臉上。她似乎並不覺得，態度很安詳，笑着和那掌鍋的說話。

張女士微笑地放下碗，指着這女郎對他低聲說：「她就是這裏的「湯糲西施」，旅館裏許多客人都常常特地跑來看她呢！」說了又抿嘴一笑。

周如水聽了這話，便把眼睛往她那邊去看，只見見她的側面：是瓜子般的臉兒，前面披着劉海，後面垂着一根鬆鬆的辮子，相貌還過得去。她偶一回過頭，便被他看見了那一

雙活潑流利的眼睛。他們的眼光撞着了，她若無其事地對他笑了笑，又把頭掉過去了。他的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動。他望着她出神。

「周先生，」張女士在旁邊叫他，他驚覺地掉過頭，看見她在抿嘴笑。他不懂得她在笑什麼，又不好問她，正納悶着，忽然間覺察出來自己手裏還挾了一個湯糰，於是恍然明白了自己方纔的那種呆相，不覺紅了臉，便低下頭只顧去喫碗裏的湯糰，很快地就喫完了。他正預備付錢，却被張女士搶着付了。雖然這只是很小的一筆錢，而他却覺得非常抱歉。

從湯糰店裏走出來，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了。陽光焦炙地射在人的頭上，土地也變得乾燥多了，街道上也比较先煎熱鬧多了，因此更使人感覺到熱意。周如水的頭上開始出了汗，他便把西裝外衫脫下來搭在左腕上。他們只顧談着，又走過一條比較僻靜的街，矮屋的門前有幾個婦人和女孩忙着在補漁網，她們一面工作一面說笑，有兩三個婦人的已經變成了黧黑的臉上還蒙着焦熱的日光，但她們一點也不怕。有一個年紀較大一

點的敞開了衣襟，露了胸前的一對大奶，這和頸項以上的肉比起來成了兩種顏色，而且很顯然地看得出邊界。

他們走過時，那些樸質的臉都帶了驚異的神色望他們，在他們的後面長留着神秘的笑語聲。這景象，在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到，但他並沒有憎厭的感覺，他反而覺得自己多少有點喜歡這一幅簡單樸實的圖畫。這時候他已經跟着她轉了彎，走入大路去了。

在右邊高聳着旅館的樓房，百葉窗都開着，有幾扇窗戶裏露了男女的半身像。牆壁上蒙着燦爛的金光，彷彿充滿了朝氣，在這環境裏顯得非常莊嚴。馬路上寥落有幾個行人。一輛馬車正飛馳過去了，後面塵土飛揚不止，空氣裏還留着車輪在土路上滾着的聲音。在左邊有一條蜿蜒的小路，路略往下斜，引入一片菜畦，似乎可以達到那遠處的一片樹林。

他們走過旅館門前，看見侍役正弄了水管在草地上噴水。地上盡是絲絲的水點在陽光中閃耀着，好像串串的明珠。周如水摸了表出來看，還不到九點鐘，便指着那樹林提

議說：「那邊我還沒有去過，密斯張現在願意和我同去嗎？」

「只要周先生肯去，我當然可以奉陪的。」她笑着說了。周如水不禁想着：「好溫柔的聲音呀！」

於是兩人便轉入了小徑。路很窄，只容一個人通過。一邊是長春藤掩着的土牆，一邊是被柳樹劃分了界限的斜坡和菜畦。張女士在前面走，周如水在後面跟着。柳條拂下來，常常阻攔着他們的路，他們用手把牠披開了。兩人離得很近，張女士差不多可以覺得周如水的熱氣噴在她的耳邊和頰上了。她的女性的敏感的心還可以分辨出他的急促的呼吸。她本不覺地紅了臉，把脚步放得快一點。然而走不到幾步她突然止住了。在她的面前一隻蝦蟆躊躇着，她想讓牠跳開，牠却不動，她便用腳把牠撥開了。

在她後面走着的周如水只願跟着她的脚步走，不留心她要中途停住，待急忙收了脚步時已經有點遲了。他的嘴幾乎吻着她的柔髮，他的身子幾乎貼在她的衣服上面。他彷彿看見她的肩在微盞盪動，似乎也感到了她的胸膛的起伏。一陣髮香和肉香混合

起來直往他的鼻裏送，這香味頗似麝香，但又沒有那樣強烈，似乎是淡淡的清香，但又多少有一點膩，而且異常沁鼻。這香氣使他無意地聯想起了那粉嫩細膩的皮膚，其實這四個形容字是不夠的，似乎還有一種性質不會被表示出來，但他自己也找不到適當的字來形容牠。

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惶恐的，同時也是陶醉的他默默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股異樣的香味又沁入他的鼻裏了。他非常感動，他想叫她，他想走上前去抱着她，但他覺得自己的勇氣逐漸在消滅了。

她並不回過頭來看他，便又拔腳前進了，不過走得很慢。她的裹着黑色長統絲襪的腿在那蜿蜒的小徑上緩緩地動着，很有規則，好像經過了熟練似的。他自己一面跟着她走，時時望着她的不曾被裙子蓋着的腿，一面又時時把眼睛埋下來看自己的腿部，他想：「和自己的腿比起來，她的腿未免短了一點。幸好現在走得還慢，要是走快時恐怕會不好看罷。」這時候他又可惜她的腿爲什麼不生得長一點，他覺得這未免是美中的不足。

但不久他又轉念道：「雖然不及影片上的西洋女人的粉腿那樣好，不過比起那夾着腿走路的日本女人的又短又肥的腿部總要好得多了。」這樣想着，他又感到了一陣莫大的慶幸。

這時候路變得寬了，雖然是崎嶇不平，走起來也不十分困難。路的兩旁都種着柳樹，下邊是水溝，路突出在中間正好像一段堤岸。柳絮漫天飛着，像棉花一般一團團在空中追逐着，有時被風捲着，無力地在半空飛舞了一陣就落在水溝裏去了。空中還有新的在飄揚，望過去白茫茫的一片好像雪花一般，地上也堆積了不少，脚踏下去似乎軟綿綿的。走過了這一段路，水溝沒有了，旁邊是菜畦，有幾個穿了藍布衫頭上蓋着白帕子的

農婦在田裏工作。路旁有些蘋果樹，淡紅色和青色的蘋果掛在樹枝上很引誘人。

周如水住了腳，抬起頭望着枝頭，想摘幾個蘋果，便笑着大聲問田裏的農婦道：「這蘋果可以隨便摘嗎？」

農婦們都停了工作掉過頭來看他們，她們的樸實而黃黑的臉上露了好奇的笑容。

一個張開口露出滿嘴的黃牙，大聲帶笑說：「不要緊的，隨你摘好了。」

於是他揀了一株較矮的蘋果樹把手伸上去，果然抓住了一枝，拉下來一連摘了幾個，又在別的枝上摘了些，都盛在他的草帽裏，便又往前走了。這其間張女士站在旁邊看，默默地望着他笑。他猜不透她對他這舉動是讚許抑或是非難。他便揀了兩個較好的蘋果，並且用手帕揩拭了，然後遞給她，也並不說話，只是笑了笑。

她做了要推却的樣子，但終於接收了。她把牠們拿在手裏玩弄着，並不喫牠們。於是他們又向前進了。

一路上周如水接連地喫着蘋果，很快地就把草帽裏的喫光了，剩了一個拿在手裏玩。

「鄉間真好，一切都是和平的，親切的，美麗的。比在都市裏吸灰塵好過十倍！」他戴好了草帽，又把嘴拭了拭，然後滿意地發出了這樣的讚語。的確在這裏沒有都市裏的喧聲，沒有車輛，沒有灰塵，沒有 Kensington 的氣味，沒有淫蕩惡俗的音樂，沒有奸猾諂笑的面

孔；在這裏只有樸實的，和平的，親切的，自然的美，而且差不多是原始的美。他的土還主義在這里得到了絕大的證據。雖然他並不會熟讀過伏高信的文明之沒落等名著，而且便是那一本土也只翻閱了前面的十幾頁，（這理由是他不大喜歡伏室高信）但他已經覺得自己的土還主義是非常堅固無可動搖的了。

「我也喜歡在鄉間住，每年暑假我都要到鄉間去住的。明年畢了業還想到鄉裏去辦小學校。」她這樣表示了她的意見，很使周如水高興，他這時候記起了她是學教育的，與自己的所學相同，而且志願也差不多。這幾句簡短的話給了他一個良好的印象。她說話的態度是很真摯的，並非故意說這些話來迎合他的心理。因此他覺得他們是更近於互相了解了。

於是又談到關於太陽的話，張女士說：「我以前簡直夢想不到日出是這樣的美麗。」說了美麗，她又覺得這兩個字不恰當，便改口說：「這樣的莊嚴。要不是周先生提醒我，我今天決不會有這眼福的，所以我應該感謝周先生。」說了便掉過頭來微笑地看着他，兩隻

品瑩的眼睛裏表示着口裏所說不出來的深意。

這使他感動，使他滿足，使他陶醉，他覺得自己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快活的。他的臉上市現了得意的笑容，甚至因了這得意而紅了臉。於是許多許多的警句又湧現在他的心頭鼓舞着他用激動的聲音說了下面的話：「太陽真是偉大呵！牠使萬物生長發育，牠到處撒布着生命，牠給羣山鑲上了金邊，牠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牠無差別地照耀着各處，使任何地方都得着光明，記得一個童話作家說過「母親是太陽」的話，把母親比作太陽，這樣再恰當不過的，因為母親對於子女之愛護確實是像陽光那樣地普遍。子女無論到什麼地方母親的愛都跟隨着，恰像萬物無論地位或高或低都可以享受到陽光那樣。」

「周先生的話說得很不錯，只可惜我的母親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她的話突然止住了，聲音裏略帶一點悲愴。

他自己本來已經被一種愁思來侵襲着，這時候忽然聽見她說了那句話而且聲音也變更了，便吃驚地去看她的臉，但是她早把臉掉開去望別處了。他看見她的波紋的頭

髮。他忘了自己的事。他變得惶恐起來。他想找話來安慰她，但拙於言辭的自己一時却想不出適當的話。兩人還是默默地走着。

『我不該說這樣的話使密斯張傷心，我本來不知道密斯張是沒有母親的。』他終於說了這抱歉的話。這話果然有了效力。她回過頭來，臉上雖然仍帶戚容，但已經漸漸開展了。兩隻眼睛光閃閃的，裏面並沒有淚珠，却含着深深的感激。她慢慢地說：『這和周先生的話沒有關係，我自己不過偶爾想起罷了。』

這時兩人已走到了樹林前面，一條曲折的小徑把他們引進樹林裏去。初進去時，樹林並不濃密，到處都是陽光，漸漸樹林便密了，參天的松柏遮住了陽光，雖然還撒下一些小斑點，但樹林裏却沒有一點兒熱氣。他們很舒適地在林裏走着，轉了幾個彎，差不多走到樹林的中心，在那裏發見了一口井，井旁豎立了一個木架，上面繫了一個桶。前面有一所茅屋，是兩間，茅屋前有一個老頭兒坐在竹椅上，用柳條編竹籃或竹箕，他的腳下不遠處躺着一條黑狗，在那裏曬太陽，因為這一段樹木稀少看得見天空了。黑狗見人來便

跳起來跑去，望着他們狂吠。那個老頭兒連忙站起來把牠喚回去，一面又帶笑地招呼他們問道：

「你們是從那海濱旅館來的嗎？」

他們點了頭，却驚訝地問：「你怎麼知道呢？」這是周如水的聲音。

那老頭兒望着他們得意地笑，一面回答說：「我一看就認得的。我在這裏住了許久了。常常有人到這裏來，都是從那新修的海濱旅館來的。本地方的人除了我認識的幾個老朋友外，沒有什麼人肯到這裏來的。」

「新修的？」張女士驚訝地說，「聽說這旅館已經修過了好幾年。」

「是的，大約有了十年罷。」那老頭兒追憶了地說。「不過我在這裏更久了，算起來總在二十年以上了。」說畢，又掉轉頭往裏面叫喚「琴姑，琴姑！」

裏面起了一個少女的清脆的應聲。老頭兒又在外面叫道：「帶兩個凳子出來。」

不一會兒，茅屋裏走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天真的姑娘，腦後垂了一條鬆鬆的大辮

子，身上穿得還整齊，只是兩隻衣袖捲到腕上，好像她剛纔在裏面做着什麼事情一般。她一手提了一個竹凳子，走到客人的身邊放下，還說了聲『請坐，』便回到那老頭兒身邊，站在他的椅子背後，畏懼地偷眼看那兩個不尋常的客人。

『這是你的女兒嗎？看相貌就是很聰明的！』張女士這樣說，使得那女郎露了笑容，但又紅了臉低下頭去。

『不，她不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姪女兒，是我弟弟的。他們夫婦很早就死了，剩下她孤零零的，沒有人看顧。我便把她弄到這裏來，好在我又沒有兒女，從來就沒有娶過親，也是孤零零的，因此便把她當作親女兒看待。這女兒還不錯。』他說到這裏，便掉過頭用愛憐橫溢的眼光去看她，臉上還顯出得意的樣子。又回過頭來說：『她待我很好，真和待親爸爸一樣，她又聰明，做事又能幹。我真捨不得她！不過她的年紀一天天地大起來了，我少不得要給她找個好女婿，使她過點好日子，纔算了結我的一件心事。我老是留心着，可是總選不到一個中意的，真是不容易選啊。』他又去望他的姪女，然而那女郎已經羞得跑

進去躲了。他便回頭來看這兩個客人，看見他們都注意地傾聽自己的說話，覺得更得意了，便不等他們回答又冒昧地說：『你們兩位真是天生地就的一對，是幾時結婚的？這樣好的一對夫婦，我真是第一次纔見着。』

張女士聽了這話，她的臉馬上通紅着，她埋下頭，雙手弄着衣角，心裏怦怦地跳，不說一句話，連頭也不好意思抬起來。

周如水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同時另有一種感覺來侵襲他。這是歡喜，是驚疑，是悲哀，是畏懼，是陶醉，在平日缺乏分析力的他是分別不出來的。他的心也在怦怦地跳，他馬上掉過頭去看她，看見她的那樣子，他覺得他的心跳動得更厲害了。但他極力鎮壓住自己的紛亂的心曲，恢復平靜的樣子對那老頭兒莊重地說：『你不要亂說，她還是一位小姐呢！我們不過是朋友罷了。兩人到這裏來避暑的。』說了，又有點後悔不該這樣去辯正，『就讓那老頭兒相信着是兩夫婦豈不很好嗎？』他這樣想。

『真的嗎？不要哄騙我這個老頭子呢！』那老頭兒不相信地說，一面還仔細地去看

他們兩個的態度。他現在恍然明白了，便馬上更正說：『我的眼睛花了，頭腦也昏了，說話沒有次序，請你們不要見怪纔好。』於是故意做出自責的樣子。

張女士剛剛抬起頭來，正看見他這可笑的样子，便忍不住撲嗤一笑。周如水也笑了。這樣子地把那問題結束以後，老頭兒又絮絮地向他們敘說自己的身世，說他姓王，年輕時候也讀過書，而且學到了一手好拳，後來去當兵，滿望升得一官半職，誰知過了許多年見過了無數的戰陣，拿生命去冒險，結果是別人升了官，而自己依然是一個小兵。所以便離開了軍隊，偷跑到這裏來，後來就得到了看守樹林的職務，在這裏已經住了二十幾年了，一生沒有娶過妻。

他們聽着這故事覺得很有趣味，後來他們要告辭走了，那老頭兒因為自己的故事還沒有全部講畢，便留他們在那裏喫中飯。他們極力推辭都沒有用處，終於被他留下了。到了喫中飯時，他們四個人圍坐在一張小方桌的四面。桌上擺了幾碗素菜，如香菌之類，都是琴姑一人做的，喫起來異常可口。尤其是在旅館裏喫慣了魚肉的，他們喫着這

清淡的飲食，真是別有一番風味。

在飯桌上他們和琴姑談了一些話。琴姑的確是一個活潑能幹的女子，只可惜不認識字。周如水心裏想着：『這樣可愛的人，却不認識字，未免太可惜！要有什麼方法使她認識字纔好。』於是他覺得他的土還主義是天經地義的了。不僅這樣，他甚至以爲土還的運動是非常迫切的了。

如果告辭的時候，那老頭兒不向他們說那一句奇異的話，他們在歸途中也許會起勁地討論着一些都會與鄉村的問題，他也許會熱心地向她宣傳他的土還主義；然而那老頭兒畢竟說了。原來他們臨走的時候，（自然他們是送了錢與那老頭兒，而那老頭兒却不肯收受）那老頭兒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我很奇怪像你們這樣好的一對，爲什麼不早早結婚？要是在從前，像你們這樣年紀的人已經有了孩子了。』

他這一番話把他們兩人弄得滿臉通紅。他對他們那樣客氣，他們當然不好當面向他發作，只得忍住羞慚，好像不會聽見他的話似的，便告辭走了。

在歸途中兩人的心情和來時便不相同了，好像有一堵牆隔在他們中間，他們很想知道彼此的心情，知道各人在這時候想些什麼，然而快要到逼近的時候，他們的心又離開了，像撞着了那牆壁似的，他們急急把自己的心縮回來，但過後又重復去試探彼此的

心。
張若蘭是比較鎮靜得多，而且性情溫柔，所以便是在心裏她也是很穩重的。她不讓自己的思想走到極端，處處不肯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像她這樣的人甚至在進攻的時候也要守住自己的地位的。而周如水便不同了。他是比較熱情些，但他又是一個猶豫過多的人，因此他的熱情常常爲顧慮所消滅了，他有時候竟然沒有絲毫的勇氣，變成非常畏懼的人了。

這樣的兩個人如今是並肩的走在路上了，相隔得這麼近，然而彼此並不交談一句。各人都沉溺在思索中，都在回憶那老頭兒的一番話。張若蘭是愈想愈覺得害羞，但她却喜歡這思想。她想說話去試探他的心理，同時她又怕因此失掉了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

是期待着，等候他來進攻。但周如水却並不是像她所想像的那樣勇敢的男子。在未離樹林時，他還有很大的勇氣，可是在聽了那老頭兒的一番話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祕密被人揭破了，她也許會怪他冒昧唐突，笑他敢於有這種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輕他，說他無聊，以後便不再理他罷，這樣想着，縱然前面有很大的機會，他也沒有勇氣去利用牠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和迫迫着。他時而喜歡那老頭兒說了那一番話，時而又抱怨那人不該如此大膽地說。他有時候想鼓舞起勇氣去和她說話，但話到口勇氣就消失了，一次也不會說出來。最後還是她開了口問他將來的計畫以及同性質的話語，她的本意也許是盼望着他的另一種回答，而他却開始向她宣傳起他的士還主義以及其他的主張來，他自己居然以這些偉大的思想自誇，而其實他是拿牠們來掩飾自己的弱點，來做避箭的盾。

最後回到了旅館，她告辭回到房間裏去休息。他還在草地上沒有陽光處徘徊了一陣。他的頭腦很熱，心裏也燒得厲害。眼前浮現了那團團的臉，一雙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

一個玉琢般的略高的鼻子，笑時露着酒窩的雙頰，左眼角下的那一顆微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動心的是低着頭玩弄衣角時把兩顆水似的黑眼珠偷偷向上面一閃的神情。這時候的她在他的眼前變得超乎實際的美了。他覺得他實在愛她，他決不能夠放棄她。他必須把他的愛情向她吐露出來。他覺得他應該這樣做，而且他沒有一點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識到他愛她並非像他從前愛日本的「女給」那樣。他愛那些女子是想把她們抱在懷裏吻她們玩弄她們，完全把她們當作玩偶一般；然而他愛她呢，他是願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創造一種新的事業，互相幫助，互相安慰，他把她當作一個朋友，一個同志，一個伴侶，一個愛人。

這樣想着，他的心便高揚起來，他覺得他的愛情是純潔的，甚至是崇高的，他自己反可以拿這來自豪。於是他便很勇敢地上了樓，預備到她的房間裏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說的話。但是還沒有走到她的房門口，他的勇氣就漸漸消失了。遲疑了一會兒，他纔鼓起餘勇走到她的門前，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過後又有些失悔，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

房裏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一點響動。他想她一定是睡熟了，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進了自己的房間，他還禁不住要想她。他覺得自己的熱情差不多要滿溢出來了。他非得上馬把胸懷向她吐露不可。於是他拿起筆取了信紙，想寫封情書給她，他很熱心地寫着，然而寫了一大篇，盡是些童話上的語句，什麼「騎着雲兒飛上天空，」什麼「和羣星在藍空裏遊戲，」滿紙都是這一類的話，連一句「我愛你」也沒有，更不用說什麼「吻」了。

寫好了，自己讀一遍覺得很不錯，很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話；然而他再讀一遍，想想他本來的用意，又覺得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點也沒有表達出來，生了氣一把就把這幾頁信箋撕了。

三

託爾斯太在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裏說彼得伯爵自從在跳舞會裏嗅到海倫

郡主底肉香之後就決定娶她爲妻。

鄧南遮在他的劇本死之勝利中也有女人的肌肉香足以誘惑人安慰人這類的話。這兩本名著周如水都不會讀過，然而他卻在一本關於性問題的日文書上讀到了以上的話。這經驗他現在是體會到了。他不禁想自己的命運是已經決定了罷，於是在他的腦裏和張若蘭結婚的事便成了天經地義的了。這時候雖然事情已經隔了一天，而且他如今是孤另另的留在房裏讀書，但那似麝香非麝香的肉香又彷彿在他的鼻端盪漾了，使他忘記了書上的黑字，而沈醉在美妙的回憶裏。同時一個幸福的思想又不時來提醒他，告訴他，說這美妙的回憶，不久就會變爲更美妙的現實了。

在昨日樹林歸來和今日之間他和她還有過一度的談話。時間就是在傍晚，那時他們吃過晚飯在草地上散步。

黃昏裏特別容易嗅到草香，空氣也是非常柔和。白日已經過去，而黑夜還沒有來臨。

在這過渡的時刻裏一切都帶了神秘的色彩，便是人也多少有點詩化了。他們正立在一叢玫瑰花的前面，花的馥郁的香氣刺着他們的鼻。

「造物的道理真是神秘莫測，像玫瑰花那樣嬌豔的偏偏要生了刺，」張若蘭指着那些盛開着的深紅色的花朵說。

「這大約是因爲生得嬌豔怕人採摘，所以才生了刺來保護自己罷，」周如水這樣解釋說，他以爲這是很淺顯的道理。

「那麼像牡丹花那樣富麗的爲什麼又沒有刺呢？」張女士再問了一句。

這問題，他回答不出來了，他遲疑了一會兒便說了一句：「這就是嬌豔和富麗的差別罷。」但說了，他又覺得解釋得不恰當，又看見她的不置可否的樣子，便用別的話來把話題支開。他又說：「玫瑰，我不喜歡牠，牠雖然好看，卻沒有一點用處。我想寫一篇童話叫做玫瑰與桑樹，就是發揮這意思，說玫瑰對於人毫無益處，不比桑樹用處倒多。」

「話倒不能這樣說，至於用處一層也不能夠講得那樣狹隘。不過我也不喜歡玫瑰

花，我嫌牠太嬌豔了一點。我喜歡菊花。人說菊花傲霜開，我就喜歡這「傲霜開」三個字。還有梅花也是我很喜歡的。我的祖父詠梅花的詩有「獨抱幽情淡冬雪，更懷高格傲春花。」又有「不妨清冷洗繁華」的句子，這正合我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密斯張並不怎麼冷，」周如水笑着插口說，「密斯張還是有熱情的人。」

張女士只是微笑着，並不答話，不過掉過頭來把兩隻晶瑩的黑眼珠對他一閃。

這一閃使他的心變得靈活起來，他鼓起了勇氣說了下面的很有意義的話：「我也很愛梅花的，我許久就想折一枝來供在書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時，樹上就只剩空枝了。花都給人折去了。」他說這話時還不能夠使自己的心不跳動，使自己的聲音不戰抖。說了他又惶恐地低下頭，甚至許久不敢抬起頭來看她一眼。

她並不馬上回答。她回味着這話的意思，不覺臉上起了紅暈。她偷偷瞥他一眼，並無噴怪他的意思。她慢慢鎮靜了自己，又帶了笑容，似懂非懂地用了同樣暗示的話答覆他。

道：「只怪周先生自己就誤了。周先生既然中意了一枝，爲什麼不早去折呢？爲什麼不在別人未折以前去折呢？遲了自然被別人搶先折去了。須知花開的時節並不會久，遲了就要謝的，所以花不能夠久等人。周先生不知道有「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舊詩嗎？」說完是一陣微笑，來掩飾她的心的跳動。

一陣歡喜佔有了周如水，他的臉頓時開展起來。他抬起頭領悟似地含笑對她說：「我明白這道理了。謝謝密斯張！」

兩人的眼光對射着了，彼此一笑，又把頭掉開。他們兩個如今都很明白彼此的心理了，卻又裝出不懂的樣子，好像並不知道兩人的話語都含有雙關的意思。

過後他們又談了一些話。他知道她的父母都死了，她後來是在伯父家裏養大的，伯父和伯母待她都很好，不過究竟不如自己的雙親。她有一個妹妹和弟弟都是伯母養的，如今在故鄉的中學裏讀書。至於他的身世，他完全不會告訴她，她也不好意思問。

人的心理常常是奇妙難測的。周如水的心理尤其是如此。在這時候，在美妙的回憶快要變為更美妙的現實的時候，他卻開始疑懼起來，他卻變得畏怯了。於是這許久差不多被他完全忘卻了他的身世卻斗地浮上了他的心頭。

在一個遼遠的省分裏住着他的雙親。他們是很健壯的活着。他還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妹，他的過去的環境不能說是不幸福的。在幼小的時候他進了小學，年紀稍大一點他又進了中學，這其間他也曾得到了母親的溺愛。中學畢了業他便離開了故鄉到首都去進大學。在大學裏不到兩年的光景他就考取了本省的留學官費，離開了中國，到東鄰的日本去留學；在東京一連住了七年，除了在大學畢業學完了教育系的課程外，還過了兩三年的自由生活。這其間他得了不少的知識，見了不少的事物，交了不少的朋友。這一切都幫助他發展成一個努力向上的人，他還加入了一個社會運動的團體。有時候他回顧自己的周圍，想像自己的前途，覺得自己在人間究竟算是一個幸福的人。有的朋友在書信上，或談話中都說他的環境很好。

但是事物並不是就像外表那樣簡單的人也是一樣。這所謂幸福的環境不過是他的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卻像鬼魂那樣抓住了他，極力使他下落，使他有時候竟完全墮入在悲哀之深淵裏。這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在十七歲的那一年，他在中學裏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他的父母給他選了一個妻子。於是在這樣小的年紀他就做了一個女人的丈夫了。過了一年，他又做了一個男孩的父親。他對於這婚事本來就不贊成，然而自己從小就被父母嬌養慣了，遇事都是由父母替他安排決定，其結果自己便成了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和安排其餘的事一樣，父母給他娶親也並不徵求他的意見，他們獨斷地處理了一切。最後木已成舟，在新婚的牀上他發見了一個醜陋瘦弱，而且毫不親切的女子。在父母以為爲娶了親就是成人的表示，他從此便走上繁榮的路了。而在一個青年，這樣的事卻很厲害地傷了他的心，而且傷了他的驕傲。他雖然是那樣地優柔寡斷，但是他畢竟是一個青年，他有青年的幻夢，他夢想着怎樣在外面創一番偉大的事業，他夢想着有一個溫柔美麗而又能夠了解他的女子來做他的伴侶。然而這幻夢卻給他的父母毫不憐惜地毀

壞了。他們在家裏給他安置了一個妻子來束縛他的向外發展的心，給他預定了一個平凡而安穩的前途。他們做這一切，沒有一點躊躇，好像他自己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木偶。這太使他傷心了，雖然他很愛他的父母，然而他更愛他的青春，他決不能夠犧牲掉牠，而沒有一點遺憾的，這犧牲太大了。兒子來了，他的父母更高興有了孫兒，而他更悲哀了，這是他的憂愁的成績，這是他埋葬了自己的青春所得的酬報。對於這小小的東西他是不能夠有絲毫的憐愛。一看見這孩子，他就自然地想到自己的鉅大的犧牲，悲哀便襲來了。

兒子來了以後，五四運動也跟着來了，這給他帶來了新的希望，同時還給他帶來新的認識。好像有一條縛帶從他的眼睛上落下來，他發見在他的周圍有一個新的世界，於是他便以新的勇氣來繼續生活。他的第一個計畫便是到首都去升學。

不久他畢了業，而且並不費多大的力量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許離開了故鄉。臨行的情景是很慘痛的。他的父親帶着戚容不說一句話，他的母親一面哭着一面囑咐他種種

的事，他所不愛的妻子哭着拉了他的衣袖不要他走。多感的他幾乎會因此放棄了他的出省的計畫，但他終於走了。

出省以來在首都差不多住了兩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這其間他沒有接到他的妻子的一封信，也不會接過他的孩子的一張照片。他到了日本以後，他的父親一年裏不過來三四封信，有時候在信裏不過略略提一筆說他的妻子還活着吃飯罷了。因為大學裏功課忙或其他的緣故，他每年也不過寫三四封信回家，後來漸漸縮減下去，每年至多只寫兩封家信了。他在信裏從來沒有提過他的妻子。好像在家裏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似的。然而事實上每逢他和一個女子接觸的時候，他便自然地想到在家中他有一個他所不愛的妻和一個他所不認識的兒子，好像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他甚至甯願眼看着他所愛的一個日本姑娘和別人訂婚而自己不敢接收她的愛情以致終於看見她做了別人的妻子而後悔而痛哭。他怪自己沒有勇氣，他反而自以為是得着了良心上的慰安。他爲他所不愛的妻子犧牲了一切，他甚至於慶幸自己因此做了一個多情的人。但過了一些

時候，舊的痕跡剛剛消滅，他又以新的勇氣來追逐新的女性了。其結果又是一樣，自己得了精神上的苦痛，而同時又得了良心上的慰安。這樣就構成了他的生活的兩面。所以在爲失戀而痛哭的時候，他還以爲自己究竟算是一個幸福的人，同樣在得着新的女性的愛情的當兒，他又以爲自己是世界最苦痛的人了。

*

*

*

*

*

自然這一兩年來因了年齡的關係，他的性情不免多少有了一點改變，然而大體上還是和從前相差不遠。如今在這新的女性的愛情正要來溫暖他的心的時候，那過去的事又像鬼魂一般來抓住他的靈魂了。

一個自己不愛的妻，一個自己不認識的兒；還有年老而健壯的父親和母親，這是自己所愛的。這四個人輪流在他的頭腦裏顯現着。但在這四個臉龐之後突然又出現了一個可愛的臉龐，依舊是長的睫毛，大的眼睛，略高的鼻子，微笑的嘴唇。這一個比以前的四個更威嚴的佔據了他的頭腦，他無論如何總不能夠把牠去掉，尤其厲害的是那一雙晶

整的黑眼珠往上一閃的神情，這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使他幾乎會忘掉平日所誇示的男性的驕傲，而俯倒在這一個面龐之前。

於是他想一切已經是決定的了，自從嗅到她的肉香之後，他就不應該再猶豫了。他應該像小說中的彼得那樣馬上就向他的海倫求婚。

便是這樣想着也不能夠把他的事情決定的。在過了短時間以後，良心上的不安又突然襲來了。拋棄了家中的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戀愛結婚，這無異乎和家庭斷絕了關係。這對父母就成了不孝的兒子，對妻子就成了不義的丈夫，雖然自己並不愛這妻子。因此自己便永不能夠回家了，從此在道德上便似乎破了產，成了社會唾棄的人。這打擊太大了，他實在不能夠忍受，這時候他又有了放棄她的意思，而且甚至疑惑起來她是否真正愛他，是否真有勇氣來和他同受這樣的一個打擊。

懷着這樣的心情，他便寫了一封信給友人陳真，這人住在附近的一個大商埠裏，很近的信寫好，覺得不對又撕了，另寫一封。裏面的話，與自己心裏所想的並不相同。

四

中飯後周如水正預備睡午覺，侍役領了兩個客人進來，他一看便認識這是他的朋友陳真和吳仁民，於是起來和他們握了手，招呼他們坐下。

陳真是一個三十三四歲的青年，身材並不高，瘦削的臉上除了那一對寬邊眼鏡罩着的近視眼外，就沒有別的特徵了。

吳仁民的年紀比陳真的大一些，身材略高一點，有一個胖胖的圓臉，唇邊留了幾根鬚鬚，彷彿像一個小政客，而實際上卻與政客們走的是兩條相反的路。

「仁民到我那裏來說起要看你，恰好你的信就來了，所以我們一道來看你。」陳真說着便在躺椅上坐下去，一面摸出手帕來揩拭額上的汗，接連地喘着氣，現出很疲倦的樣子，但臉上還帶着笑容。

吳仁民就在寫字檯前的那一把活動椅上坐下，手隨便在翻桌上的書，臉望着那站

在屋中央的周如水，帶笑地問道：「近來怎樣聽說你又有了新的「羅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問：「你讀了我寫給陳真的信嗎？」

「是，讀過了，但那女子是誰我卻不知道。」這是吳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呢？一個女子不過一個女子罷了，何必一定要打聽出來她是誰。我的問題，並不在這裏。而且這女子他是見過的。」說着，他轉身指了指陳真。

「我見過的什麼人？這就奇了！」陳真驚訝地大聲說：「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所說的那人呢？」

「張若蘭，你不會見過嗎？」周如水終於說出了她的名字。

「張若蘭？張若蘭？」陳真疑惑地自問着，同時用手搔着頭髮，好像極力在記憶中去找尋這個姓名，過後他又自語道：「這姓名好像是很熟的，」但他終於想不出來。

「你不是在李劍虹家裏見過她嗎？那一次我也在那裏。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長睫毛，大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顆黑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陳真阻止了。陳真猛省地大聲說：「呵，我記起了，原來是她人還不錯。劍虹說她是同志，我看她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

「好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這句話如水聽了一定很不高興的。」吳仁民在旁邊拍手笑起來。

「不見得罷，」如水表示不服，開始這樣辯起來。「同志不同志，我不知道，不過她的思想是和我們接近的。我看她絲毫沒有小資產階級的習慣。」

「是，我知道了。」陳真忍不住撲嗤一笑。「她一定贊同你的土還主義，一定說都會的文明怎樣不好，都會裏整日有 *the air* 的氣味，電車上賣票人如何措油，商人怎樣欺騙，鄉間怎樣有美麗的風景，有清潔的空氣，有樸實的居民，又說大家應該拿起鋤頭回到田裏去。於是你們兩個就「土還」到這海濱旅館來了。」說到這裏他忍不住大笑起來，而吳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邊看着又好氣又好笑，他卻也忍住了，依舊心平氣和地分辯說：「你誤

會了，士還主義決不是這樣簡單的。你還不懂得什麼是士還主義。」

陳真的臉色變得莊重了，他認真地說：「懂不懂得又有什麼關係呢？士還主義不過士還主義罷了。在我，與其在鄉間過一年平靜安穩的生活，還不如在都市裏過一天活動危險的生活好多了。」因為說話時很激動，不免咳了幾聲嗽。

周如水注意地聽他說話，心裏有點疼痛，他想這班朋友在思想上是漸漸與他分離了。他們是都會主義者，而自己一個卻變成士還主義者了。他又想起在陳真最近刊行的一本關於主義的書裏，鄉村問題連一個也沒有談到，他完全是對都會裏的人說法的，好像以為都會問題一解決，鄉村問題也就連帶解決了。他覺得這思想是錯誤的，他以為鄉村比都會還重要，將來新社會的萌芽就在這裏。所有覺悟了的人都應該離棄都市，到鄉村去工作，去辦農場，辦學校，辦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生產事業，去教導農民幫助農民。他以為這種辦法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每次宣布出來，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陳真們也要非笑他，不是說他的辦法太迂遠了，就是笑他是在做夢。他們確實不了解他。

他想到這裏，覺得憤憤不平，好像心裏有許多話待要伸訴出來，但一聽見陳真的咳嗽聲，便想到這個青年把他的生命縮短在什麼上面，他是如何不顧性命地努力着，究竟爲了什麼人。於是他覺得縱然陳真的主張錯了，自己也沒有權利來反對他，因爲他是把他的生命犧牲在這上面了，而且是爲了別人。最後他對於陳真竟起了崇敬之感，同時帶了關切的眼光看他咳嗽，最後說：「你也應該保養身體纔是，你近來越發比從前瘦了。」

「他是沒有辦法的，他那樣不顧性命地工作，那樣不講衛生，我看他也應該找一個女人纔好。」吳仁微笑說。這微笑是悽然的微笑。他笑，是爲了不願使自己的話變得很有傷感。

「那麼我把張若蘭介紹給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溫柔，又體貼。」周如水笑着對陳真說，這是在和他開玩笑。

陳真搖了搖手帶笑說：「去罷，你的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又說：「你何必這樣客氣，把你的人讓給我呢？我的問題並不是女人可以解決的。」他還是笑着，他沒有一點傷感。

對於自己的瘦弱完全不關心。

這一來衆人似乎沒有話可說了，大家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後來還是陳真開口說：『如水，還是你的問題要緊。你現在究竟打算怎樣辦呢？』眼睛望着周如水的長臉等候他的回答。

『怎樣辦？我現在還沒有決定咧。』周如水微笑地說，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一點確定的表情。

『沒有決定？』陳真驚訝地問，『你不是寫信說已經不成問題了嗎？』

周如水依舊笑着，態度很平靜，並不激動。他坦然地回答說：『信上寫的什麼我自己也記不起了。問題確實是有的，而且很複雜。』

『有什麼複雜？簡捷地說就是你沒有勇氣！』吳仁民冷靜地說，顯出得意的樣子，自以爲是一語破的。

陳真在旁邊拍手附和，而周如水卻漲紅了臉表示不服地爭辯說：『誰說我沒有勇

氣。我要是決定做起來，我就會拚命幹去，什麼也不顧的。我的勇氣比誰的都大！」說着，自己頗爲得意，他這時候真相信自己確實有很大的勇氣。

「只是要等你決定，可就難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兩次決定。」吳仁民冷笑地說。周如水搖了搖頭，好像在嘆惜他們不能夠了解自己的意思，他說：「你們不了解我，我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他剛說到這裏就被陳真搶了去說：「是的，你有自己不愛的妻子，自己不認識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親母親……這我都知道的。你還有什麼呢？」

「怎麼他已經結過婚了？」吳仁民驚訝地說，「我們都不知道。他告訴我們說他並沒有結過婚呢！」

周如水受了這一頓搶白，氣得說不出話，又不好對他們發作，便發呆地望着他們。

「這就是他的複雜問題了。」陳真點頭說，「他的朋友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過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過約。」歇了歇，他又對周如水說：「其實

這絲毫不成問題。實際上你差不多與家庭脫離了關係。你在外面愛上了一個女子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結婚，沒有一個人會來干涉你。」

「只是我的良心上怎麼過得去？」周如水現出苦痛的樣子，這時候他好像把自己當作了一個偉大的犧牲者。

「良心什麼是良心？」陳真在輪椅上大笑起來，「這與良心有什麼關係呢？你自己愛上一個女子和她結合起來，那是很自然的事。家裏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們的媳婦，讓他們去管罷。」

「這樣豈不很使父母難堪嗎？豈不是從此完全和家斷絕了關係，永遠不能夠回家再見父母一回嗎？這太殘忍了！」周如水悲戚地說。

「那麼就率性離婚罷，」陳真冷冷地說，好像絲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夠離了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離婚？」周如水不懂似的念着。這兩個字像鞭子似的打在他的頭上，他用手撫着

額，現了驚恐的樣子。這兩個字太可怕了，是那靠良心生活着的他所忍受不住的。他驚懼地叫道：『不能，這是良心所不允許的。不但不能夠實行，而且提說也不行的。提出來第一我的父母就會受很大的打擊，這會使他們傷心。我還有良心，這樣的事我不能夠做。』

一陣憤怒之光掠過陳真的臉，對於借良心做護符的周如水他起了一個反感，他的面容變得莊嚴起來，眼裏發出強烈的光，透過眼鏡而刺在周如水的臉上，刺着如水的臉發痛，他說：『良心！去罷，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般人，使一切的人會因了自己的錯過而受到懲罰。不管這犯錯誤的是父母或是別人，都該受懲罰。……我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無論對什麼人……把一個人生下來在前面給他安放了希望，用這來引誘他，卻在他快要達到希望時把希望給他拿走了，另外給他造就了一個牢獄，把他囚在那裏面，使他沒有青春，沒有幸福，使他的生活只是長期的受苦。這樣的父母，把兒女當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製造的父母，是應該受懲罰的。我們正應該使他們爲自己所做的事而後悔呢！我詛咒他們！而你，你卻以爲應該爲他們犧牲一切，你卻躲在良心的盾下放棄了你的

爲社會爲人類的責任。你這懦夫！」他的後面的話，因了人的激動便說得非常之快，周如水和吳仁民兩人都聽不清楚，不過他們知道他是動了氣。他是很容易煩躁的，大概是因了身體病弱的緣故，但過了一些時候，他又會平靜起來。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即使不贊成他的話時也不去駁他。這時候他說完了話，接連咳了幾聲嗽，便又默然了，臉紅着，樣子很是苦惱。

這些話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裏聽來是異常荒謬的，要是說話的是別人，他一定要和他爭吵。然而年青的陳真躺在他的面前，喘着氣。這個人和他一樣也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卻不是爲了少數人，是爲的那大衆。而且更超於他的是這人整日勞苦地工作，從事於社會的運動，以致得了異常的疾病，而且在得了這病以後他反而工作得更勤苦了。別人勸他稍爲休息時，他却只說：「因爲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久了，所以不得不更加勤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種更大的愛在鼓舞着他，他能夠貢獻了這樣大的犧牲嗎？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他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拿「沒有良心」的話來責備了。他找不出一

句適當的話來答覆這人。他只是茫然。

過了一些難堪的寧靜的時候。

『你究竟怎樣辦呢？』吳仁民悄然地問。

『我想再仔細思索一下。』周如水漸漸恢復了平靜的態度，沈吟地說：『我想找應該決定一個計畫。如果我決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個女子。不過我又想回家去，那麼一切計畫都談不到了。』他又帶了戚容，似乎怕回家去的樣子。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麼辦呢？到鄉間去做改良農村的工作嗎？』吳仁民關心地問。

『我本來有這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較熟習的鄉間去，去辦一些改良的事業，先從一個小的鄉村做起，然後擴充到幾個鄉村。辦農場，辦學校，辦合作社，辦民團，因為那些鄉裏常常有土匪，民團也是需要的……』

『這也很好，不過我怕你一個人去做也很困難。』吳仁民點頭說。

周如水的臉變得更憂鬱了，他平日很少像這樣子憂鬱的。他焦慮地說：『然而這是

不可能的。我把這意思寫信告訴父親，他就寫信來罵我說：「你讀了這許多年的書，怎麼竟然昏了頭想起歸農來了？你快不要再提歸農的話罷。幾個月以前有兩個首都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歸來的學生跑到鄉間去，住不到兩個月就被人捉將官裏去，說他們是共產黨，就把他們砍了頭。你要回來就快息了歸農的念頭罷。」這樣看來回家去，土還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那麼你怎麼辦呢？』

『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他說着，仍是茫然。

『我說就不要回去了。』吳仁民直捷了當地說。

周如水現了爲難的樣子說：『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過不去。兩個月以前我還在東京的時候，父親接連來了兩封信要我馬上回去，說八九年沒有看見我，不知道人怎麼了，很想看看我。我想我在外面讀了八九年的書，又在外國大學畢了業，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決不適宜於做官的。」吳仁民插口說。

「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很是躊躇。做官呢，我不願意；歸農呢，又不能夠。回家去是什麼事也不能做的。」他說着，很是焦慮，似乎想不出一個兩全的辦法。

「那麼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並不注意他的話，只顧自己說下去：「我想了許久，總想不到一個辦法。有時候我竟然想不顧一切跑回家去，雖然明知道我回去於家人於我自己實際上並無多大好處，我覺得要這樣良心纔得安甯。」

「其實我看來你沒有一點可以回家的理由。」

「你還不明白咧……父親年紀大了，近年來他的生意又完全失敗，家裏生活也不充裕，很希望我回去補助家庭……而且我有許多親戚，他們真正苦得很……而且大部分是寡婦……我應該設法幫助他們。我如果不回去，他們那般人怎麼呢？」

「你回去又有什麼辦法呢？」吳仁民偏着頭問，表示不相信他的話。周如水回答不

出來了。實際上他是沒有一點辦法的。這時候他的腦筋裏只有「良心」兩個字，究竟良心是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謂的良心仔細分析給他看，他也會失笑罷。
吳仁民覺得這個人真是不可以理喻的，再和他講下去，只是浪費精神，便捺住心頭的火氣，淡淡地對他說：『好，你回去好了，我贊成你回去，最好早一點動身。』

聽見別人贊成他回家去，他倒又躊躇了。先前他覺得似乎非回家不可，這時候略覺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拋棄了這一個白衣青裙的姑娘，回家去給他的醜陋的妻子過無愛的生活，這思想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便痛惜地說：『回家去就恐怕沒有機會再出來了。而且我的計畫，我的志願，都無法實現了。還有她……』說到這裏他馬上住了口。

吳仁民也不去注意這個「她」字究竟指的什麼，因為在口語裏他分辨不出是說的「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譏笑地說：『你不是在說犧牲，說良心上的慰安嗎？還願得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說話，心裏很難受。房裏是片刻的靜寂。

「你到這裏來，寫了多少字？」吳仁民想起便問。

「原稿紙不到兩頁，算起來不過六百字。」

「怎麼這樣少呢？這地方很適宜寫作的。」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誰知剛剛到這裏，就遇見了她，」說着，自己也忍不住撲嗤笑了。

「那麼我勸你還是放棄了回家的念頭罷，去和她結合好了。我看你已經入迷了。」

吳仁民究竟愛他的朋友，所以還是誠懇地勸他，希望他去走幸福的路。

「這我還不能夠決定，我的問題很複雜，須得有長時間的思索纔可以避免他日的後悔。」周如水的臉上依舊沒有一點堅決的表情。

「你已經思索了好幾年了，」那許久不說話的陳真這時候站起來用朗朗的聲音說，「可是依然像現在這樣無結果。你自以爲是利他主義者，你常常拿這來滿足你的虛

榮心，其實你真是個澈頭澈尾的利己主義者呢！你所謂的良心，好像個紙糊的燈籠，破
了是不值一錢的。你所謂的良心，仔細分析起來，就是社會上一般人的毀譽……你想看
怎樣做就不會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甚或會引起他們的讚許，於是你就自以為得
了良心上的慰安了。你是沒有勇氣的人。你沒有勇氣與現實的苦痛的生活對面，所以常
常逃避到美妙的夢境裏去。我呢，我不像你，我要在苦痛的現實裏生活下去。你以為我對
我的父母沒有一點愛情嗎？你以為我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嗎？不，決不是這樣，我也很知
道愛我的父母的。然而我生下來母親就死了，我只有一个愛我的父親。在十六歲離家時
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不到兩年我的父親死了，家裏接連來了幾個電報，叫我回去，我都
置諸不理。我當時正忙於工作，我後來甚至電報來也不翻看了。我這樣做自己是很痛苦
的，我常常在不眠的夜裏爲此事流淚，但我至今也並不後悔。我想我的身子如今已不是
家庭的了，牠是屬於社會的。我沒有權利爲家庭的事放棄我的爲社會的工作。我這樣做
也許會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我也許得不到你所說的良心上的慰安，但這一切於

我有什麼用處呢？我與你是完全兩樣的人。但我也在我的滿足。我把我的愛，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裏面，將來有一天我會看見我的成績，我的愛和恨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他說這些話，態度非常堅決，他的緊握着的拳頭像鐵塊一般，他挺直地立着，顯然非常有力，似乎是一座羅丹雕刻的石像，這一次他並沒有咳嗽。

「你也許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說，因為他覺得他沒有話可以駁倒陳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動，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夠看着陳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樣不值錢。他還在回味着陳真的話。

門上起了短而輕的叩聲。

「是她來了，」他心裏想，一切思想都飛去了。他走去開門讓她進來。周如水替他們介紹了。

「陳先生我是在劍虹先生家裏見過的，他的文章是寫得那樣有力，真正感動人。」她笑着對陳真說，便在一把桃心木的靠背椅上坐下，正在陳真的斜對面。陳真偷眼看她，

覺得她果然就是那個人。

「是的，我也記得很清楚。只是後來因為事忙，劍虹那裏也不常去了。密斯張還常去嗎？」陳真客氣地說，但他想起「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幾個字，忍不住在心裏暗笑。

張女士馬上站起來對周如水說：「周先生，剛纔有個同學來看我，聽說周先生住在這裏，她很想看看你。你願意見她嗎？她現在還在我的房間裏。」又對陳真說：「陳先生，你一定見過她的，她也常到劍虹先生家裏去。她的姓名是秦蘊玉。」

「秦蘊玉？」陳真做了追憶的樣子，又說：「這名字很熟，是的，我是見過她的。」於是他想起了是那個曾經對他表示過好感的姑娘。

「那麼就請密斯張去請她來罷，」周如水笑着接口說。

張女士出去了，讓門開着。一會兒她和另一個比她稍微年青一點的女郎走了進來。陳真果然一見就認識她：身材比張女士的小一些，瓜子臉上並沒有一點特徵，因為各部分都安置得恰到好處，是個明眸皓齒的女郎，只是鼻子略略低一點，其實也不能說

是怎樣低，穿了一件印度綢的花旗袍，胸前微微突起兩塊肉，足上穿的是高跟鞋。他想：「又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劍虹家裏的三女性這裏已經有了兩個了。」這典故只有陳真自己知道，因為他曾經根據「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名稱，給李劍虹家裏常見的三個女子起了「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綽號。除了這裏的兩個外還有一個就是劍虹的女兒李佩珠。一珠，一玉，一蘭，適足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三種典型。他覺得這綽號起得很不錯。

張女士給他們介紹了。周如水把她們兩個讓到那張大沙發上坐下自己坐到旁邊的靠背椅上面去。他很留心秦女士的說話和舉動，他馬上就覺得秦女士很可愛，不過他更喜歡張女士。張與秦比起來，秦比張更活潑一點，張卻比秦更穩重些。秦可說是一個帶着西洋風的摩登女子，而張卻含有不少東方女性的那樣溫婉的風味。

雖然是初見，秦女士就絮絮地問了他不少的話，她和他談的話比張女士說的還多。她問他關於日本的風俗人情，又問日本文壇的現狀以及他對於日本作家的意見，因為

她原是治文學的。這使得周如水有機會把他崇拜的一個童話作家大大稱讚了一番。但她對於這位作家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引起她的注意的還是那個以放浪記出名的青年女作家。於是周如水又從箱子裏取出了那個女作家的半身照片給她看。和服上面露出了吉普色少女式的面顏，那種從眼角從嘴唇傳出來的似笑非笑欲說不說的神情確實有一種不可信的引誘力，雖然自己是女性，也不免呆望着照片出神。同時周如水又簡略地敘述從下女而終於變到日本近代第一流女作家的她的放浪生活，又敘述他和她的會見，並提起她在書中所說過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話。這些話果然引起了滿屋子的人的注意，尤其是給秦女士喚起了一種渴望，這渴望究竟是什麼，她也說不出，只覺得心裏有點歉歉然。於是她又把眼光向房裏的三個男子掃了一下，似乎把這三人的臉部的特徵都記着了，又在心裏暗暗作一個比較，而同時依舊在和他們談話。

「陳先生，你的文章寫得那樣有力，那樣熱烈，你是怎樣學來的？可以告訴我們嗎？」因為談到寫文章的事，所以秦女士對便陳真這樣說，是半認真半玩笑的。

陳真心裏想：『果然是三女性之二，說出的話都是一樣的，』便笑着回答說：『我寫文章並沒有什麼祕訣，不過是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罷了。』過後他又解釋說：『我是把我的愛和恨都放在那裏面的。我寫文章，猶如在生活中，我的生活裏有愛有恨，我的文章裏也有愛有恨。』

『那麼陳先生愛的究竟是什麼人呢？』她故意做出誤解了他的意思的樣子半玩笑地問他道。同時兩隻鋒利而流動的眼睛不住地在他的臉部上閃耀，威壓地逼着他，一點也不肯放鬆。

陳真起初不免有點慌張，但過後他又鎮靜了，因為他早就知道了她的性情以及她的對於男子的態度，所以也就不以為意了。他坦然地回答說：『這是泛指的，而且也還是抽象的。』

『這我倒不相信，』秦女士努了嘴說，『沒有一個實質的專一的對象，怎麼會生出真誠的熱烈的愛？』

「這就奇了！」陳真對於她的這故意逗逗的問話，倒感着興味了，因為他平日最討厭沈悶的談話，頗喜歡熱烈的爭論，甚至於是強辯，他也不怕的。「難道愛人類，愛真理就不算是愛嗎？」

「這愛和平常的愛不同，」她遲疑了一下，纔說了這句話，便又接着說下去：「和我所說的愛不同。我想陳先生一定有愛人的。」

這時候張女士的臉上稍微露了不安的樣子，她把身子往秦女士那邊一側，用手把秦女士的肘邊輕輕一觸，暗示叫她另外換一個話題來說，但秦女士並不理她，好像全然不知道似的又說下去了。

陳真笑了笑，鎮靜地點着頭慢慢回答：「是的，我已經有了愛人……就是人類，或者真理，或者我的主義都可以，隨便人怎樣叫她。」於是衆人笑了。

張女士在秦女士的耳邊低聲說了兩三句話，秦女士回頭望她一笑，又回過頭去更厲害地對陳真努了嘴，而且搖搖頭，全個身子都在微微顫動，胸前的兩塊肉隱約的在印

度網衫下面起伏着。陳真的沉重的眼光透出了眼鏡在她的臉上和身上輪了一轉，從心裏浮出了微笑，想：「在三女性中倒是玉最能引誘人！」但他馬上又把眼光掉開，去看那掛在壁上的房間價目表不去想她了。

「我說的愛不是指抽象的，」她故意噴怒說，「什麼真理，主義，都太空泛了。我指的是人，是異性的朋友，」她說着又笑了。

「不必再這樣轉彎說了，繞了許多圈子還走不出那兩句話的範圍。」周如水搶着帶笑說了。「還是我替你們說了罷，他是什麼女人也不愛的人，這是借用他自己的話。」
衆人又笑了。陳真也微笑着。

歇了一會兒秦女士偏着頭望着陳真笑，說：「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人方纔周先生不是說那位放浪記的作者寫過「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話嗎？這話是很好玩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男子不愛女人的。每一個女人總有許多男子跟着追逐她，死命和她糾纏，不管她愛不愛他。這樣的男子到處都是。」說了又抿嘴笑。

陳真依舊是很平靜的，他微笑着看着她，並不去注意她的話。他知道她的話是有根據的，他記起了劍虹曾經告訴過他說，她在學校裏受過許多同學的追逐和包圍，她每天總要接到幾封不認識的景慕者的情書。她現在之所以成了這樣子，多少總受了一點這個影響。所以他對於她的過度的大方和活潑，是很能了解的，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他心裏暗想：『如果你是要來試試你的玩弄男子的手段的話，那麼你就找錯了對象了。』於是不覺暗笑起來，並不回答她。

這時候周如水不能夠忍耐了，便和秦女士爭辯起男女的好壞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心裏有什麼話，口裏總要說出來，聽了不合意的話總要爭辯幾句，不管和他說話的是什麼人。秦的嘴也是不肯讓人的，不遑她的戰略比周如水的厲害得多。她說了幾句正經的話總要夾一兩句玩笑的話在裏面，等周如水快要生氣的時候，她又使他發笑了。這中間吳仁民和張女士也各自發表了他們的意見，爲了來緩和這爭辯。陳真疲倦地靠在躺椅上，他只是帶着興味地旁觀着。

話題從來是愈說愈扯得遠的，後來他們又談到那個下女出身的女作家，周如水便說：「在咖啡店的『女給』中也有些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在那裏面也有知道人類愛的，這也可以多少給陳真的主張作個證據。」他說着便對陳真一笑，其實他忘記了陳真並沒有對她們正式地發表過他的這主張。「記得有一次我去訪了一個日本友人和他同出來，走到一個小咖啡店裏，一個年輕女給來招呼我們，坐在我們的旁邊談了許多話，我的朋友問她爲什麼要做女給。她的答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她說，她愛人類，尤其是愛下層階級的人。因爲那般人整天被資本家榨取，又受社會的歧視，整日價憂鬱地勞苦着，一點兒快樂也得不到，只有在這一刻到咖啡店裏來尋求一點安慰，所以她們做女給的便盡力來慰藉他們，使他們在這一時刻可以得到一點慰安而暫時忘掉生活的痛苦，或者給他們鼓舞起新的勇氣，使他們繼續在這黑暗的社會中奮鬥掙扎。她又說：『我不是來供人們玩弄的，我是因了可憐人們纔來安慰人們的。』……她滿口的新名詞，什麼『布爾喬尼亞』什麼『普洛利塔利亞』說得很自然，並不像小孩背書那樣。看她們年

紀至多也不過十七八歲，相貌和舉動都有不少的愛嬌。我的朋友說，她大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後我也就不會再遇見她了。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

「可惜周先生你以後爲什麼不再去找她呢？和她認識也好。說不定將來又是一個林芙美子呢！」秦女士說。林芙美子便是剛纔說過的那位女作家的名氏。

「可惜密斯秦不是男子。如果密斯秦是男子，我想你聽見這故事，一定會到日本去找她去了。」周如水笑着說。

「是呀，我如果是男子，我一定要做一個有勇氣的男子。我想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的。像那些做事老是遲疑不決，一點也不痛快的男人，我也看不慣。」秦女士熱烈地說，她的樣子很是堅決，不住地點着腳，兩隻眼睛豎起來，兩個黑眼珠靈活的在周如水的身上轉了一轉，又轉注到陳真的平靜的臉上，最後又把眼睛掉去看張女士。在從陳真的臉上移到張女士的眼瞳上之間，她的眼光還在吳仁民的臉上掉了一下。她常常這樣看人，她常常以爲自己比男人高貴，因爲好像每個男人都有所求於她。她說以上的話是對一

般的男子說法，並不是特別指周如水，事實上她不知道周如水的性格。而在陳真的意思，卻以為她是個故意挖苦周如水。至於周如水自己呢，他一點也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觸犯他的地方，因為他相信自己是一個最有勇氣的人。

他們又談了許多話，周如水留了這幾個客人在他的房裏吃了晚飯。晚飯後又約着到海濱去散步。

是個月夜。半圓月已經升在海面上了。前面是一片銀波，在淡淡的月光下動盪着，像數萬條銀色鯉魚。

海岸邊散步的人並不多，有兩三對年輕的夫婦往來笑語，都是海濱旅館的寓客。還有幾個小孩在那裏相撲。周如水他們五個人在石級上坐了一些時候，又起來閒走着。這其間以秦女士和周如水兩人的話最多，而陳真的話最少。

後來陳真說有事要告辭回去了，周如水極力留他，但他堅執着要回去，說這晚上要寫一篇論文，起草一篇宣言，第二天早晨便有人來拿，所以非走不可。吳仁民也說要走，因

爲他是家裏有妻子的人。他們兩人便一道走了。這時候還趕得上最後的一班火車，從這裏步行到火車站又得費去四十多分鐘的時間。臨走的時候陳真聽見秦女士問他爲什麼近來不肯到李劍虹家去，他回答說沒有時間。她又說要到他的家裏去看他，他回答說自己住的地方太窄，而且人常常不在家。秦女士裝着憤怒的樣子堅執着要他到她家裏去玩，又邀請了吳仁民和周如水，他們答應了，他也只好說『有空來。』

他們去了，秦女士被張女士留着，這晚她睡在張女士的房裏。

五

兩天以後陳真又到海濱旅館去找周如水。時間是傍晚。

秦女士還留在那裏未走，她們正和周如水走出旅館，打算到海濱去散步，在門口遇見了陳真便約他同去。

這一次比較去得早一點。天空還留着一點白日的餘光。空氣却已變得很涼爽了。黃

昏的香味和牠的模糊的色彩，還有那海水的低微的擊岸聲混合在一起，成了一幅色，聲，味三者交織着的畫幅。海上有漁船飄動着向岸邊駛來。時而有一陣漁人的高亢的歌聲撞破了剛纔的那一幅圖畫，長久在天空中盪漾着。

張女士今晚換了一件淡青色的翻領的西式紗衫，淡青色的長統絲襪和白色運動鞋，人顯得更年青，更活潑，更新鮮，更嫵媚。而秦女士也換了同樣的西式紗衫，不過是水紅色的，而且裏面的跳舞式的汗衫也透露出來，胸前的肉塊上的兩個小的圓點也似乎隱約地在汗衫下面微微顫動着，當她走動的時候。下面依舊是肉紅色的長統絲襪，是那一雙光綴渾圓的腿。她這時刻是更嬌豔，更肉感，更迷人。

她們兩個人並肩地立在岸邊，眼望着天際，望着海。身材高矮只差一點，聲音的清脆差不多，各人把她的獨有的特點表現出來，來互相補足，這樣吸引了來往的行人的貪婪的讚賞的，羨豔的目光。她們共有的是那少女的矜持的神情，她們靠近地立着，活像是一對同胞姊妹。周如水立在她們的旁邊，帶笑地和她們談話，他的樣子表示出來這晚上他

的快樂打破了以前的記錄。

陳真故意站得離她們較遠一點，因為他不願聞到那種新鮮而微妙的，少女身上所特有的香味。可是那刺鼻的香味有時依然隨着風送到他的鼻端來，聞了那肉香，幾乎人也變得飄飄然，但一轉念自己又不禁失笑了。他想：「我怎麼會到這環境裏來呢？」於是在他的眼前現了種種的速寫：正在熱烈地討論着某某問題的同志們，大會場裏某某人的動人的演說姿勢，窄小屋裏的紙上工作，茅屋中的宣傳式的談話，一疊疊一堆堆的書報傳單，蒼白而焦急的臉，血紅的眼睛，樸質而期待的臉……然後又是一個長睫毛大眼睛老是微笑着的團圓的臉，接着又換上淡淡畫了眉毛染了口紅的瓜子臉。這兩個臉龐交替地顯現着，而且不復是輪廓的速寫，而是細緻的油畫了。這兩個面龐逐漸擴大起來，差不多要遮住了一切，同時鼻裏又來了那神奇的香味。他驚異地張大了眼睛看，發見了自己確實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前面是海，是大空；旁邊是那兩個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的，迷人的女郎。他開始在想怎樣纔可以脫離這環境了，雖然在這兩個女郎旁邊也許可以感

到一種特殊的興味，但他覺得自己的適當位置不是在這裏，而是在那窄小的亭子間，在那廣大的會場，在那些簡陋的茅屋。

她們問了他幾句話，他簡單地回答了。秦女士忽然像記憶起什麼事情似的笑着對他說：「陳先生，你爲什麼不走過來呢？你是怕我們會喫人嗎？」

陳真很坦然地笑了，沒有一點窘狀，他想了想，慢慢地走近了幾步，玩笑地說：「不錯，女人本來是喫人的。」於是衆人都笑了。周如水接連說「好。」

秦女士笑得微微彎了腰，隨後又站正了，她曠怒地辯正說：「誰見過女子喫人？如果女子喫人，爲什麼每個男人都要找我們女子呢？爲什麼每個男人都離不開我們女子呢？」

「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最後她又引了林芙美子的話。

衆人又笑了。周如水不服這一番話，他辯駁說：「爲什麼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呢？既然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爲什麼你們女子又離不掉男人呢？」

陳真接着說：「說每個男人都要找女人這句話就不對。因爲我就不要女人。」

「真的？」秦女士偏着頭對他說，眼睛向他看，雖然是夜已來臨，但在淡月光下他似以覺得她的兩個眼珠光閃閃的在他的臉上盤旋，非常引誘人。他又覺得自己的心開始被擾亂了。他想如果這一對眼珠再要在他的臉上多留些時候，他也許會失掉了抵抗的力量罷。便把臉掉去看天空，月亮已經從海面升起來了，是一個淡紅色的玉盤。他淡淡笑了笑說：「當然是真的，密斯秦將來留心看着好了。」

那狡黠的秦女士似乎知道了他的秘密，便更進一步地追逼他道：「要是我給你介紹一個呢？一個又美麗，又溫柔，會體貼你，會安慰你，會幫助你的。」單是這聲音已經可以使人麻醉了。

陳真似乎感到她的熱氣直噴到自己的臉上來，不覺掉過頭看她一眼。他的眼光和她的遇着了。她的眼光太強烈了，他不敢把自己的拿來和她的相碰，便連忙掉開，但他已經明白了。心跳得很厲害。他極力拿種種思想來鎮壓住牠。他呆望着碧空，看那圓月在浩大的天空裏走，聽着周如水在接連地問：「是誰？」又聽見張若蘭領悟似地帶笑說：「我

知道了。」他心裏暗暗笑着，這時候已經比較平靜多了。他於是低下頭裝着不懂得的樣子問：「是誰呢？」

張女士還在旁微笑着說：「我知道是誰。」

秦女士起先是微笑不語，過後便提高了嗓子說：「陳先生究竟你願不願意要她呢？你先答覆了這問話，我才告訴你這人是誰。」

「我要先知道了那人是誰，然後才肯答覆你的問話。」陳真故意這樣固執着。於是兩人這樣爭執起來，起初張女士和周如水在中間夾着說了些話，後來他們兩個便只顧去談自己的話了。

幸好這時候月亮走進了雲圍，天頓時陰暗起來，陳真便藉口說恐怕要落雨，提議回去，這樣就把這爭執解決了。在歸途中大家談着別的事情。

這一晚陳真留在旅館裏，他睡在周如水的房間裏的那張大沙發上。

電燈扭熄了，過了好些時候，周如水還在床上翻身，陳真在沙發上低聲咳嗽。

「陳真，你近來夜裏常常都是這樣咳嗽嗎？」周如水苦惱地問。

陳真的咳嗽聲止住了，他平靜地回答道：「並不一定，有時候咳，有時候也不咳。不過我平常每夜總是要弄到兩三點鐘才睡。」

「爲什麼要弄到這樣遲呢？你也應該保重身體才是。」周如水同情地說。

「然而事情是那樣地多，一個人做幾個人的事，不弄到兩三點鐘怎麼做得完？」陳真的聲音開始變得苦惱了。

「事情固然要做，可是身體也應該保重才是，你的身體本來很弱，又有病，」周如水勸慰道。

「誰不需要休息呢？都是一樣的血肉的人。我常常弄得人很疲倦，連眼睛也幾乎睜不開了，我真想在床上躺下來，讓那一對疲倦的眼睛閉一會兒，可是一想到未做完的工，作又不得不勉強支持起來。我在這時候是多麼羨慕那般能夠安安逸逸睡眠的人呀！」陳真的苦惱的聲音在空中抖着。

「那麼就把事情放下去睡罷，又沒有人來干涉你，你很有自由的。」

「這自由又有什麼用處呢？你想你一個人休息，許多事情都會因此而停頓了。你能夠這樣放棄掉自己的責任嗎？」

「我想，像你這樣年青，人又聰明，你家裏又還富裕，你很可以到外國去多讀幾年書，一面又可以保養身體。你在日本也只住過半年呢？你爲什麼這樣年青就加入在社會運動裏面？」

「我已經不算年青了，今年有二十三歲了。不過我在十五歲時候就有了這獻身的慾望。」

「十五歲？怎麼這樣早？」周如水驚訝地問，「怎麼你以前不告訴我這樣早，我想你過去的生活也許是很痛苦的罷。你以前並不會把你的過去的生涯詳細告訴過我呢！」

「個人的痛苦算得什麼一回事？過於看重自己的痛苦的人結果是一點事也不能夠做的。你知道我生下來就死了母親，孩童時代最可寶貴的母愛我就沒有嘗到。自然父親

很愛我，我也愛他，可是他一天忙着許多事情，當然沒有時間顧到我。從小孩時代以來我就追求着人間的愛了……那富裕的舊家庭是和專制的王國一樣地黑暗，我整整在那裏面過了十六年。我不說我自己在那裏受到的痛苦，我個人的痛苦是不要緊的。我看見許多許多的人怎樣在那裏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有的甚至沒有享受到青春的幸福。我又看見那些人怎樣專制，橫行，傾軋。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從小孩時代以來我就有愛，就有恨了……我的恨是和我的愛同樣深的。而且出了家庭進入了社會，我的愛和我的恨都變得更大了。這愛和恨磨難了我這許多年。我現在雖然得了不治之病，也許很快地就會逼近了那生命之涯沿，但我已經把我的愛和恨放在工作裏面，文章裏面而撒布在人間了。我的種子會發起芽來，會生長成熟的，那時候會有人蒙着我的愛，蒙着我的恨……」他說到這裏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

在黑暗中看不見什麼，但周如水彷彿覺得自己是看見了陳真在那裏和死的陰影掙扎的情形。後來他又覺得陳真已經進了死的墳墓了。在那沙發上沒有一點聲音。一陣

恐怖和同情抓住了他的心，他在床上竟然流下淚來，爲了他的朋友。『陳真，陳真！』他接連叫了兩聲，聲音很悲慘。

『什麼？』最後陳真驚異地回答。

他沈默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過後費了很大的力量纔說出了下面的話，而且這是說出的，是掙出來的：『你睡了罷，我是不要緊的，我一天又不做什麼事。只是你應該多休息呢！』又說：『是不是沙發上不好睡？我們兩個交換一下，你來睡床上好嗎？』他預備下床來。

『不要緊的，這裏就好。你不要起來。』陳真接連地說，表示他一定不肯換。

周如水知道陳真的性情，便不起來了。他只說了一句：『好，你快快睡去罷。』說了他不禁在床帳內低聲哭起來。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周如水就醒在床上了。他聽見陳真在沙發上翻身的聲音。

『陳真，』他低聲叫。

陳真在那邊應了一聲。

「你昨晚睡得還好嗎？」他揭了帳子問，陳真面向着裏面地躺臥在沙發上，他看不見這人的臉。

「昨晚至多不過睡了三個鐘頭，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

「那麼你現在好好地睡一覺罷。」周如用水溫和的聲音勸慰道。但過了一刻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對陳真說：「你是在想秦蘊玉，所以不能夠睡覺嗎？」說了忍不住撲嗤一笑。他相信這也許是可能的：一則像秦蘊玉那樣的女子誰個不愛呢？二則他自己曾經爲了想張若蘭，有兩夜不能夠睡覺。

「秦蘊玉？」陳真驚訝地多少帶點興味地問，「你怎麼忽然會想到她？」

周如水變得更爲得意了，他忘了昨天晚上陳真的一番話。他的腦裏只浮現了那明眸皓齒的女郎的面影，那淡淡畫了的眉毛，那染了口紅的小嘴唇，時而故意努了嘴，時而偏了頭兩個明亮的眼珠光閃閃地在人的臉上轉，還有……便忍不住微笑對陳真說：「我

看她頗有意於你。」

「有意於我？」陳真笑起來說，「她不過和我開一次玩笑罷了。」

「不見得罷，看她對你的那樣子，連我也羨慕呢！」

「那麼你去進行好了，」陳真說着又笑。

周如水沈吟了一會兒纔說：「老實說我也很喜歡她，不過她不見得會愛我，而且我已經有了張若蘭。我勸你還是趕快去進行罷，不要失掉了這個好機會。」

陳真只是笑了笑。

「你承認了嗎？」周如水更得意地說。

「算了罷，不要開這玩笑了。」

「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呢！」

「那麼你想我能夠從這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得到些什麼呢？」

過了一刻靜寂的時候，鐘響了，他們也並不注意究竟敲的是幾下。

「陳真」周如水用感動的聲音說，「我勸你還是去進行好，你的工作太苦了，你應該找個愛人，找個能夠愛你的伴侶來安慰你才好。你究竟還年青，你也應過些幸福的日子，你也應該享受點女性的溫柔的愛護。一個人生活到世界上來究竟不是只給與而不領受的。這意思你該懂得罷。」周如水這時候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不完全懂得這意思的。

「你何必這樣自苦呢？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周如水看見陳真不答話，便又說了這一句。

「你的意思我很懂得，」陳真歌了一些時候纔慢慢地說，聲音微微抖動着。「然而我們是完全兩樣的人。你是需要一個女子的，你有了她，你的性情也許會改變一點，也許會多少做一點事出來，因為你現在好像是一隻斷篷的船，你是需要一張篷的。」聽到這裏周如水要分辯，但剛剛開口又被陳真攔住了。陳真繼續着說：「我呢，我需要的是工作。我的問題不是異性所能夠解決的。這樣整日地勞苦着，還嫌時間不夠。那裏還有時間去和女性講戀愛……我生在這世界上來，不是當作一件奢侈品。我希望將來我把我的短

促的生命交還與創造者的時候，我可以坦然地說：「我並不會浪費掉我的這一生。」至於女性的溫柔的愛護，還是讓別人去領略罷。」於是又乾咳了幾聲。

「這就使我想起阿志跋綏夫的小說朝影裏面的巴沙了。」周如水悲聲說。

「巴沙？怎麼你會想起巴沙？我還不至於像他那樣，死得那麼早呢！」陳真驚呼着，聲音抖得厲害，而且有點悲慘，這裏面充滿了追求生命的呼聲。

周如水突然明白了，就在這一刻陳真對於生活，對於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對於女性都是很留戀的，他決不願拋棄這一切而離開世界，但事實上他終於極力拿工作來摧殘自己，把自己一天天地趕得逼近死的墳墓去了。

「他爲什麼有這矛盾呢？難道他的愛和恨竟然是那樣大嗎？」周如水苦痛地想着，似乎解不透這個謎。

又過了一些甯靜的時候，周圍的人聲更響亮了，好像這旅館的人都起來了。太陽從窗上的白紗簾帷射進來，照在寫字檯上。陳真一翻身坐起來，臉上沒有悲戚的樣子，他堅

決地咬了咬嘴唇皮，簡短地說：「這些事不要說了。」過後又加了兩句：「過去的事就讓牠埋葬了罷。在我們的前面還橫臥着那一條走不完的長路呢！」於是走到周如水的床前，揭了帳子看。他挺直地立着，好像身體內具有着絕大的力量。臉上的表情是堅忍而確定，沒有半點猶豫，沒有半點畏怯。這使得周如水不禁疑惑起來：怎麼這小小的身體內會容了那如許多的愁苦，而在表面上又是這樣平靜，這樣堅定。他開始不能夠懂得了。他感動，他佩服，他幾乎要崇拜這人了。他想他自己無論如何是做不到這樣的，因為近來每一想到自己身上，那複雜的問題就來了，而且變得更加複雜。呆呆的望着陳真的堅定的臉，這時候他忽然有了一個念頭。他想現在從陳真那裏他該可以得到一兩句有力的話來解決他的複雜的問題罷，便微笑着問：「你說我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解決纔好？」他是熱烈地期待着陳真的回答。

「你的問題？我且先問你：你究竟要不要女人？」

「如果我決定不回家，我當然要找一個女人纔行。」

「又來了，」陳真稍微頓了一頓，又笑着接下去，「那麼你究竟愛不愛張若蘭？」

他微笑着，沈吟了半晌，纔點了點頭回答說：「我想我是愛的。」

「她對你又怎樣呢？我看她對你的態度很不錯，是不是？」

周如水笑着點頭，默默不響。

「那你去和她結合好了。你已經正式向她傾吐了你的愛情嗎？」

「這可沒有，」周如水率直地回答說：「我只是偶爾隱約地對她作過暗示。我屢次想明白地對她表示我的愛情，然而總覺得不好意思。」

「你現在還等着什麼呢？這有什麼不好意思？你的年紀也不小了。」陳真忍不住嗤

笑起來，「只是隱約的暗示有什麼用處？無論如何終於免不掉有明白表示的那一天。你現在正有好機會，不要讓牠失掉了。我勸你還是馬上去進行罷。不要再遲疑了。」

「進行倒是應該進行的，」他微笑着，似乎又在沈吟了，「進行了又有什麼結果呢？」這是在問他自己。

「有什麼結果？」陳真又笑了，「當然是成功了！」

在陳真的意思，周如水的成功是很有把握的。而且他相信這成功的預言一定會給周如水帶來更大的勇氣。誰知事實上却是恰恰相反。說到成功，便是更加逼近現實，逼近現實就是要從思想的範圍走入行動的領域，這就是要下一個最後的決定，再無法遲疑了。像他這樣的人是不能夠如此輕易決定的。他又開始猶豫起來了。他覺得這猶豫是很合理的，因為在輕率的決定之後，於是她就正式地走進他的生活裏來了，他便不得不把他的生活方式多少改變過，而和她共同過那未知的新的生活。過那新的生活是需要新的勇氣的，他自己究竟有沒有這勇氣，他現在確實沒有把握了。而且他還不會把自己的身世真實地告訴她，在平時談話之際，他只暗示地對她表示他沒有結過婚，並且不會和任何女人接觸過！他這樣做，並不是存心欺騙她，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想也許是因為自己希望事實應該是這樣，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把夢想當作現實了。但是如今要和她結合，就不能夠再隱瞞她了。在兩個共同生活的男女中間不能夠有祕

密存在的，那麼他就應該先把這真相告訴她，就應該馬上去告訴她，要去承認自己以前說了謊，他是沒有這勇氣的，而且她知道這事以後的態度怎樣，他此時也想像不到。她也許會因此懷恨他，鄙視他。他是不能夠忍受這打擊的。總之想來想去，顧慮愈多，歸根結底，還是「沒有勇氣」四個字。他似乎感到絕望了。

「成功不見得罷，」他畏怯地懷疑地說，「她要是知道我家裏有了妻子——」

「有妻子，這有什麼關係呢？」陳真搶着說，打插了他的話。「只要她是真正愛你。況且你實際上可說與家裏的妻子完全脫離了關係。」

「你想一個少女肯嫁給一個有了妻子的男人嗎？」

「只要有愛情，還有什麼肯不肯？」

「但是我以前並不會和她說過真話。」

「那麼現在告訴她好了。」

「她也許恨我，怪我的，」周如水變得更畏怯了。

「那麼你就請她諒解你罷，要是她連這一層也不能夠諒解，那麼就率性拉倒也痛快。」陳真這時候已經不能夠忍耐了，但他還極力捺住心裏的煩躁說了以上的話，他希望着周如水不會再有什麼花樣。

「我想她未必肯諒解我，既然明明知道這個，又何苦和她完全拉倒，留着現在的這樣關係也是好的。況且我的問題太複雜了，一時還無法解決。要和家裏的妻子完全脫離關係，於良心上未免太過不去，所以我想還是讓我慢慢仔細斟酌一下。」他說着顯露出十分焦急十分認真的樣子，把他平日的那種化小事為大事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來了。過後他又沈吟地自語道：「但是沒有她，我以後又怎樣能夠生活下去！這幾天爲了她連事也不能夠做了。」接着又讚嘆地說：「那肉香，那少女的肉香！」於是嘴唇上浮出了笑容。

陳真極力咬着嘴唇皮，爲的是不要說出一句話。他明白和這個人說話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只是冤枉花費自己的時間。他曾經懷着一顆青年的直率的心想把這人的眼睛撥開，使看見自己的處境，使明白怎樣纔可以給自己帶來幸福，他爲這人的前途焦慮，

而且把這人的幸福當作他自己的幸福給指示了到幸福的路。然而這人卻拿良心和複雜的問題來做護身的盾把一切的勸告都當作敵箭似的擋開了。對於這人，他如今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完全是兩樣的人，兩個時代的人，是沒有在一起的可能了。他從這人那裏得不到一點東西，而且他也不能夠幫助這人，不能夠給他什麼東西。於是橫了心，沒有一點留戀，他坦然地和周如水告辭走了，甚至沒有洗臉，而且不顧周如水在床上怎樣大聲喚他，留他。他想他在短時間內是不會到這裏來了。

陳真走出周如水的房間，覺得精神也要爽快得多，於是大步走下樓，後來到了草地上。看見這座樓房牆壁上的金光，和地上的一片新綠，他便忘卻了方纔的事，正向着大門走去，忽然有人在後面叫他，是女性的清脆的聲音，異常清楚的「陳先生」三個字。他回過頭看，在二樓的一間房間裏窗戶前站着秦蘊玉，露了上半身，看得出來那水紅色翻領紗衣的一小部分，沒有畫眉毛，沒有染口紅，臉上是新鮮的顏色，在蓬鬆的濃髮下面襯起來很是白膩，尤其是頸下袒露出來的那一塊肉的顏色白。她把兩手放在窗台上，看見他

回頭，使用右手對他招手。

他轉過身子，回頭走了幾步，離那窗戶比較近一點，爲的是聽話方便。

「出來散步嗎？」她微笑着問，用一隻手在弄耳後的髮根。

「不是，是回去了，」陳真也笑着回答。

「回去？」她故意做出驚訝的樣子說，「爲什麼這樣早不多玩幾天呢？」兩個眼珠

光閃閃的只顧在他的臉上轉。在她的旁邊又露出一個面龐，是張若蘭的。

「陳先生多玩兩天不好嗎？你只住了一個晚上呢！」張若蘭笑着說，她的挽留的樣

子頗誠懇。

「不行，我今天有事情。下午有人要到我家裏來。」陳真這樣推辭說，但在心裏他卻

想：「和你們玩有什麼意思呢？我不是一件奢侈品。那還是讓給周如水去做罷。」他便轉

身往外面走。

「陳先生，」秦女士在後面叫。

他應了一聲站住了，轉過身子，正看見秦女士對他微笑。張女士的臉從秦女士的耳後露了出來。秦女士不說話，只願望着他笑，過了一會兒，她纔說：『不要忘記到我家裏來玩呀！』

陳真應了一聲，又點了點頭，纔轉身往外面走。正走到大門口，他自動地回過頭往那窗戶看，她還立在窗前望他。她又和他一揮手，便掉過頭在張女士的耳邊說了些話，然後又轉頭去看他，他還立在大門前。

走出大門，他好像離開了一個世界，她的面龐和她的聲音都彷彿還留在他的腦裏，他覺得不忍馬上就離開她，對她多少還有點留戀。但過了一些時候別的思想又開始來侵襲他，她的面影漸漸地淡去了。他低聲自語道：『永別了，你小資產階級的女性！』於是他覺得心裏很暢快，他便不再去想她了，好像她並不會存在過一般。

六

一個多星期以後陳真又到海濱旅館去找周如水去了。因為有一篇日文的文件要找周如水翻譯，本來應該他自己翻譯的，然而同時他還有別的工作要做，實在來不及，所以只得找人幫忙，而且他以為拿點這樣的事給周如水去做，對他也不是沒有益處，這也許會多少給他一點鼓舞的。

他到了那裏，他素來是不敲門就進去的。他一扭開了門，走進去便發見周如水把頭俯在寫字檯上。

他叫了兩聲「如水」，還不見周如水答應。他又走到周如水的身旁，聽見了抽泣的聲音。這人哭了！他很奇怪這人為什麼要哭？他想想也許是張女士對他有什麼不好的表示了。但一轉眼間他瞥見了一個舊式的信封躺在桌子上。他記起了昨天早上會替周如水轉了一封掛號信去，是如水的父親寄來的。他想如水的哭一定與這封信有什麼關係。他以爲周如水馬上就會抬起頭來的，便靜靜地在旁邊等着。但過了一些時候並沒有一點兒動靜，他不能夠再等了，便拍周如水的肩叫他抬起頭，說有話要和他說。

周如水這一次果然把頭抬起來，臉上滿是淚痕。他望着陳真，眼裏閃着憂鬱的光，臉上帶了求助的表情，口裏還是抽泣着。

陳真從沒有看見過周如水哭得像這樣子的，他受了極大的感動，他覺得自己的心也有點酸痛了。他要待勸慰他，卻又想不到用什麼話纔有效力。他只是同情地說：『如水，什麼事？你哭得這樣厲害！我可以幫助你嗎？』

周如水嗚咽着，不說話，取了桌上的那信封，遞在陳真的手上。陳真接了信封，急忙取出了裏面的信，很快地就讀完了。

這是周如水的父親的來信，說他的母親病了，日夜思念着他，要他馬上回去，父親已經在省城裏給他找了一個位置，是財政廳的一等科員，希望他即日回去做官。信紙共有五大頁，滿紙都是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話，說來說去無非是在外面讀了這許多年的書，又做過留學生，當然應該回省來做個一官半職，以便將來向上發達，揚名顯親，這纔是正理，如果老是在外面飄蕩，一事無成，未免辜負了父親培養子弟的一番好意。從這紙上可以

看出一個嚴厲的父親在責備他的兒子。

陳真一字不遺漏地讀了，他愈讀下去愈是氣。他幾乎想把信紙撕碎了，但一想這又不是寫給自己的，便捺住憤怒把信箋依舊裝回信封裏，遞還給周如水，一面問：『你現在預備怎樣辦？』

『我想回去，』這是周如水的回答，他還是在抽泣。

這回答案像一瓢冷水潑在陳真的頭上。他感到一陣不舒服，便簡短地說：『好！』又問：『幾時動身？』

周如水好像不曾聽見似的，他看也不看陳真一眼，過了一些時候，他依舊悲聲對陳真說：『父親要我做官，我是不願意做的。』

『這樣我看你回去的事恐怕有點成問題罷，』陳真冷笑說。

『但是我母親病了，我又不能不去看她，回去是天經地義的事。』他說着，似乎有一種自比爲孝子的氣派，這不但引不起陳真的同情，反而使他討厭起來。他想：『好一個孝

子！這不是讚嘆，這是輕視。

「那麼做官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這樣纔不致辜負父親的好意，」陳真依舊冷笑說。

「我也是這樣想，」他茫然不加思索地說，也不知道陳真是在譏笑他。但又加了一句話道：「不過做官，我是不願意的，你知道我素來就討厭做官的人。」

陳真冷笑着，然後說：「要是土還主義者還到都市裏去做了官，官就不會使人討厭了。要是童話作家進入了財政廳，豈不是財政廳的大小官吏都會回復到童心生活去嗎？」說了忍不住又大聲笑起來。

這一次周如水明白陳真是在譏笑他了，便憤憤地說：「我這時心亂如麻，你不但不能給我幫忙，反而來譏笑我！」

「你既然已經這樣決定了，還用得着我來幫忙嗎？」

「我幾會有什麼決定？這時候我是一點判斷力也沒有了。你得給我想辦法。你得

替我決定一下。我真不知道怎樣纔好。老實說，要回去我捨不得離開張若蘭，不回去我又覺得對不住母親。母親辛辛苦苦把我撫養成成人，我從來沒有報答過她的恩。她病了，要我回去，我怎麼能夠說個「不」字呢？……然而一回去，什麼希望，什麼主張，都得拋在腦後了。尤其是那愛情。拋棄了張若蘭去和那無愛情的女子一起生活，在如今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你想我怎麼能夠決定呢？……」

陳真這一次並不笑他了，卻用莊嚴的同情的聲音說：「我說你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回去。你母親的病並不厲害。不過是想看看你罷了，你將來可以設法把她接出來。那麼你可以和張若蘭結合，你又可以和母親住在一起。豈不是雙方面都顧到了嗎？」

周如水茫然，似乎不懂得陳真的話，但過後卻又接連地搖頭表示這計劃是不行的。他便自己去思索，去思索一個更好的計劃，而實際上他的思想只是在「良心」「理想」「幸福」這幾個新名詞上面盤旋。

陳真不再說話了，他知道在這裏他的話是沒有絲毫的用處。他打算馬上離開這裏，

但又記起了他此來的使命，便把文件取出來對周如水說要他翻譯。

「我這一晌來心裏總是不能夠安定，此刻更是心亂如麻，一個字也寫不出，」他說着便把原稿拋在桌子上，自己離了座位，在房裏大步走起來，樣子很是煩燥。

「那麼我明天叫人來拿，」陳真說，以為這一定不成問題。

「明天？你把原稿拿回去罷，我一個字也寫不出。」

「那麼後天來拿也可以，總之你非把牠翻譯出來不可，」陳真懇切地對他說。

「翻譯，」他苦惱地念着這兩個字，過後又激動地自語道：「翻譯，也許我明天就會自殺了，我的身子就會不存在於這世界上了，我還要管別的閒事？」

陳真看見這樣子，知道他是不肯答應了，而且據情形看來即使他答應了，快也要一個多星期翻譯完；慢，也許會耽擱到兩三個月，還不如自己動手來譯好些，雖然忙一點，倒也痛快。至於周如水，這人一生就沒有做過一件痛快的事，說到自殺這一層倒也不必替他擔心。他連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沒有勇氣來解決，那裏還有勇氣來自殺。

這樣想着，他覺得再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了，便收起了文件，不和周如水說一句話就往外面走。但他還不能忘記周如水，還在想周如水的事，已經走出大門了，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覺得找到了一個好辦法，便又回到旅館去。

這一次他走到二樓十九號房間的門前就停住了，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裏面沒有應聲。他又重重地連接敲了幾下。

「誰呀？」裏面傳出這熟識的女性的聲音。

「是我，」他沉重地應了一聲。

裏面起了腳步聲，門開了，是張若蘭的疲倦的臉，眼皮微微下垂，頭髮蓬鬆着，左邊太陽角有一團淡淡的紅色印迹，像是剛從午睡中醒過來的，那件翻領紗衫的衣角上有幾條凌亂的皺紋。

她把他讓了進去，似乎有點驚訝他的一個人的來訪，但對他還是很客氣的。

一則是剛從睡夢中醒來，二則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三則是彷彿預料他此來定有什

麼不尋常的使命。她雖然坐在他的斜對面，卻有點不好意思地微微低下頭，用手去摺弄衣角，不時略略抬了眼和他談兩句話。

「到底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呵，不過和秦蘊玉又不同了。」陳真一面說話，一面冷眼觀察她的舉動，不覺有了這樣的思想。他找不出許多閒話來對她說，後來便直捷了當地說出他的來意。

「密斯張我來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你不會怪我唐突嗎？」一則因為這事情頗為重要，二則他又怕她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說話時不免顯了激動的樣子，聲音也有點戰抖。

張女士本來抬了頭在看他，突然間聽了他的話，臉上略略起了紅雲，她把頭埋下去，也用顫動的聲音慢慢說：「陳先生，有什麼話請儘管說，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來和密斯張商量的是一件愛的事情……」他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一下，偷看她有什麼舉動。

她的臉更紅了，她覺得她是知道了他的來意，心裏怦怦地跳動，不知道要怎樣回答他纔好。她便抬了頭很快地把眼光在他的臉上掃了一下，然後故意驚訝地問：『愛的事情？陳先生要和我商量愛的事情？』又抱歉似地解釋說：『可惜我絲毫不能夠給陳先生幫忙，我連愛是什麼也不懂得的。』

陳真早已恢復了平靜的狀態，聽了這樣的話，不覺暗地竊笑，他想：『這又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慣技了。看她怎樣掩飾！她也許以為我在打她的主意罷。』他便接着說：『我這次是爲如水來的。密斯張對他的態度，我已經知道了。他把所有的事情統統告訴了我。』其實這一句是謊話，周如水所告訴他的只是一部分。他這時候很快地說話，爲了不要被她打插，他自己也不覺得這是謊話了。『他現在陷於絕大的苦悶中，只有密斯張可以解救他。他的問題是只有密斯張可以解決的。我知道密斯張愛他，那麼你一定願意幫助他的……我很了解他，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好得到了無用的人，其原因是他自以爲有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且他又沒有勇氣來解決牠……密斯張也許還不十分明瞭他的身

世，他的環境，而且他曾經對你說了說。」於是他接着把周如水的身世詳細敘述了一番，過後又說：「他的這個「複雜的問題」纏住了他的頭腦，使他動也不能夠動。這問題一日不解決，他也就一日得不到幸福，而且永遠不能夠做一點事，永遠是一個無用的好人。……其實在我看來這問題本來是容易解決的。而且密斯張你又是這問題裏的一個重要腳色，所以要解決這問題，你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只要你肯答應一切都有了辦法。一個女人是知道怎樣來處置這問題的……」

她不答話，甚至不抬起頭來。

「我知道密斯張是和普通一般女子不同的，我又知道密斯張是真誠地在愛如水，所以我纔來要求你做一般中國女子所不肯做的事，我希望你像斯拉夫的女性那樣，來愛護他，拯救他，鼓舞起他的勇氣，使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來創造新的生活。我知道你能夠這樣做的。」

她仍然不答話。

「我之所以這樣冒昧地來和你談話，是因為從前聽劍虹說過你的思想是和我們接近的，你自己也說讀過我的文章，我的這心情你該可以了解罷。」

她依舊不說話。

「你也許會奇怪他爲什麼不親自來向你表白他的愛情，他是沒有這勇氣的，這要請你原諒他……他在日本時也會愛過幾個女子，可是他終於沒有勇氣向她們表白愛情，結果是看見她們和別人結婚而自己躲在家裏痛哭……總之在他的問題未解決以前他一生都不會有這勇氣的。要是你真正愛他，真正願意救他，你便應該自己先向他明白表示。這在別的女子也許是不可能的，在你，我想該可以做得到罷。」

她只顧不開口。

「你也許是並不愛他罷，也許是曾經愛過他而現在後悔罷，那麼我錯了；我不該拿這些話來麻煩你。不過我的本意是爲着朋友的幸福着想的，」陳真最後苦澀地說，他預備站起來走了。

忽然她把頭抬起來，臉色變得更白了，兩顆大的眼淚嵌在眼角，淚水沿着面頰流下來，她的長睫毛蓋着的兩隻大眼很快地時開時閉。她嗚咽地但仍堅決地對他說：『你的話我都聽懂了……你的好意我會永遠記着。我答應你一定照你的話去做。』她的口又閉住了。他們倆對望了好一些時候，從眼光裏交換了一些用話句表示不出的言語……

別了她出來，在路上陳真不覺對她起了從未有過的極大的好感，他想：『雖然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究竟也有她的美點呵！』後來又讚嘆地自語道：『在三女性中蘭究竟比珠玉可愛呢！』同時他又想到周如水的事，覺得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他以後很可以放心了。這究竟算是了卻一件心事，自己的心裏也很覺暢快。

七

第二天早晨張若蘭來約周如水到樹林裏去散步。他們兩個人一道出去了。

在路上他們很少談話。周如水的樣子很是憂鬱，而張若蘭卻在心裏盤算怎樣和他

談那決定的話，同時一方面關心他的舉動，一方面想到自己和他要談的話，又有點不好意思。

在途中有陽光，有花樹，有鳴叫的鳥，有綠的菜畦，這他們都不會注意到，各人都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但漸漸地周如水的臉上的愁容又消滅了。他又開始和張若蘭絮絮地談話起來，談的依舊是自然界的美，土還主義等等的那一套舊話。後來他們終於到了樹林。

走進了樹林，沒有一點人聲，只聽見鳥兒在高樹上鳴叫，偶爾還可以看見一隻松鼠在樹枝上跳來跳去。這時候周如水便又興高彩烈地談起他的林間學校的計劃來，忽然他的話被張若蘭打斷了。她帶了關切的樣子問：『周先生，你這兩天爲什麼總是悶悶不樂？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嗎？』

好像有一瓢冷水對準他的頭腦直傾下來，他的興趣頓時減退了。愁思又突然襲來。他憂愁地回答說：『家裏有信來，說母親病了，想看我，要我回去。』

「那麼你究竟回不回去呢？」她的聲音戰抖着，很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想回去，因為不回去良心上是過不去的。」他像煞有介事地說，雖然聲音裏充滿了苦惱。

她覺得希望已經去了一半了，在失望中一時說不出話來。她有點氣憤起來，她怪他有了這樣的決定事前竟不告訴她，而且現在說這句話時也沒有一點留戀的樣子。「你已經完全決定了嗎？」她半悲傷半氣憤地問。

「還沒有決定呢，因為父親要我回去做官，我是不願做官的。」

她本來想在「因為」之後他一定會說出某樣某樣的話，然而事實上她聽見的只是「做官。」她差不多悲聲地說：「單是因為不願意做官一件事你纔不肯回去嗎？」

他心裏想：「不單是因為不願做官，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捨不得離開你呢！」但口裏卻說：「沒有了！還會有什麼原因呢？」

張女士站在一株大樹下不走了，眼裏幾乎滾出淚來，她悲聲追問一句：「真的沒有

別的原因嗎？」

「當然沒有了，」他簡短地說。

這一次她的眼裏真正滿了淚。她想換上一個別人，那人看見她這樣子也會憐憫她，也會和她說真話，而他卻凜然立在那裏，似乎一點也不動心。她不覺迸出了下面的一句話：「到了這時候你還不肯說真話嗎？」

他驚異地望着她出神，自己似乎呆住了，不懂得她的意思，他還強辯說：「我有什麼真話不告訴你？」不過聲音裏洩露了他的悲哀，他的焦慮，他的恐怖。

「我知道你家裏有妻子，」這一次她似乎鎮靜多了。她記起了她允許陳真的話，她便極力抑下了一切的雜念，要以平靜的溫柔的心來和他談那決定的話。

他起初還想分辯說他家裏並沒有妻子，但話未出口又被他嚥下去了。他的眼裏也湧出了淚，他不僅爲她而哭，同時也爲了他的被傷害了的驕傲而哭。

看見他哭，她的心也軟了，同時她的心裏還充滿着對他的愛情，她又忘了自己，帶了

悽然的微笑說：「有沒有妻子，這倒並不要緊。真正的愛是超越於這些關係之上而存在的。而且你知道我愛你。」說了最後一句話，她便停住了，眼裏閃閃地發光。

聽了這樣的話，他的臉上頓時發了光，他走近了一步驚喜地說：「若蘭，你真的這樣愛我嗎？你的愛真是超越於那一切的關係之上嗎？」他並沒有別的舉動。

「是的，我爲你可以犧牲一切的，但總得使你做一個有用的好人。」

「你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驚奇地說。

她笑了笑，然後說：「這就是不贊成你回去做官，而且也要你把現在的生活方式改變過……昨天陳先生把你的一切都告訴我了。」

他的那一線的勇氣又突然消失了。他想：「一定是陳真在那裏面搗鬼。陳真既然把我的一切都向她說了，她還會要我嗎？她一定是和陳真商量好來和我開玩笑，本來女人的眼淚常常都是假的，我已經受過不少女人的騙了。」他愈想愈是氣惱，於是轉身就往來時的路走，甚至不和她說一句話。

她驚奇地看着他走了，不懂得是什麼意思，不知道是什麼話觸怒了他，便在後面叫了他兩聲，他頭也不回，就轉了彎不見了。等她追去時，連他的影兒也看不見。

她懶洋洋地回到旅館裏，來時是兩個人，歸去就只剩孤零零的一個自己了。一路上的景物都帶了愁容，似乎都在憐憫她的不幸。

她一走進自己的房間，便取了信紙來寫信給陳真：

「陳先生：

我們今天在樹林裏演了一幕滑稽的悲劇。我本預備把我的整個的心靈獻給他，來幫助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來治療他的創傷，來鼓舞他的勇氣，給他創造新的生活，使他做一個好人，如你所希望我做的。我想要是我的愛能夠拯救他，如你所說的話，我願意把我的全量的愛給與他，我可以不要一點代價，因為我確實愛過他。然而結果是他演了一幕滑稽劇。不知道我的什麼話觸怒了他，竟使他不說明一點理由，拋了我一個人回去了。我叫他，我追他，都沒有一點用處。他不知道是怎樣地傷了

個女人的心了。女人是最不善忘的，所以我和他的關係就從此完給了。你要知道，我是一路上淌着眼淚回家的，因此我便不能夠恕他。但我並不恨他，只是我如今不能夠再愛他了。

我答應了你的要求，而結果卻是如此，我實在對你抱歉得很，請你原諒。你的好意，你的對我的那樣看重，以致把這重大的使命付託給我。你相信我的愛可以拯救他，你相信我可以做到斯拉夫女性的那樣偉大。對於這一切，雖然是過分的推許，但我依舊是非常感激的。

這裏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現在要搬到蘊玉家裏去暫住，大概要住到開學的時候，有空請你常來玩玩。對於你我始終敬重的，而且還希望你常常指教我。

張若蘭

兩年以後在一個晴明的夏日，午後，在海濱，就在那一個大樹林的中心，空氣很是涼爽，四處都有鳥聲，忽然一個人的緩慢的脚步聲從近處傳來，愈過愈近，不久就看得見那來人了。來的是一個瘦長的青年，看相貌不過是三十左右的年紀，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是一個平靜的臉，不過額上有了兩三條皺紋，他穿了翻領襯衫，左手手腕上托了一件太陽呢的西裝外衫，右手提了一根手杖，他慢慢兒走着，不時停了步舉頭往四處看，欣賞四周的風景。他走到一口井旁邊，正有一個鬢角插了野花的十七八歲的姑娘挽起了衣袖在那裏汲水，他住了步在旁邊靜靜觀看，臉上浮出了微笑。那女郎汲好了水，端了那一個大瓦盆，預備向前面的茅屋走去，忽然抬起頭看見了他，似乎認識他，便對他笑了一笑就走開了，走進了茅屋。

茅屋前面的一把竹椅上坐着一個灰白髮的老頭兒，手裏拿了一把蒲扇，在那裏趕身上的蚊子蒼蠅。一條黑狗躺在他的腳下。那個老頭兒看見了那青年走近，便抬頭注意地看他，好像認得他似的，老頭兒便帶着笑招呼他，一面問道：「你是從那海濱旅館來的

嗎？

那青年站住了，點着頭親切地回答道：「是的，我是從那裏來的。」歇了歇便帶笑地問他：「你還認得我嗎？」

那老頭兒抬了頭用那一對依舊是弈弈有神的眼睛把他仔細望了一會兒，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說：「是，我認得的。在兩年前，你來過，還在我這裏吃過一餐飯……你還記得起我嗎？你還來看我嗎？你還不忘記我這個老頭兒嗎……還有和你同來的那位小姐呢？她爲什麼今天不來……是你一個人到這海濱旅館來玩嗎？你爲什麼不帶她來她真是一個好小姐呵……我沒有見過像她那樣又謙和，又漂亮的小姐……你們已經結過婚了嗎……你下一次一定要把你的太太帶到這裏來玩呢！你回去說，那樹林裏的王老頭兒還在想念她呢……你福氣真好，有一位那樣好的太太……兩年了，你們該有了小孫罷……不要忘記把你的太太帶來呢！我家的琴姑也很想念她呢……琴姑，你剛纔見過她罷。她今年已經十八歲了，我還沒有給她看中一個女婿……真不容易，像你這樣好的

人真不容易見呢！」

那個老頭兒的話真是滔滔不絕，口裏只見白沫在翻飛。這其間那青年只是唯唯否否的應着，臉上雖然依舊堆着笑容，但眼睛已經失了光彩，他的精神似乎貫注在別處。那老頭兒的話愈過愈刺痛着他的兩耳，而且他的心也開始在痛了，後來覺得在那裏實在站不下去，便勉強和老頭兒敷衍了幾句，藉口說有別的要緊事情就走開了。分別時那老頭兒還叫他「不要忘記把你的太太帶來呢！」

脫離了那老頭兒的視線後，那青年便放慢了他的脚步。他把眼睛無目的地往四面看，但似乎並不會看見什麼，一切的景物很快地在他的眼前飛去，不會留下一點印象。他的一雙眼睛茫茫然，好像失了作用。

忽然一株松樹顯現在他的眼前，遮住了他的視線，這松樹因了牠的形狀的特異和樹身的粗大，便在他的腦筋裏留了一個印象。他記得他和她最後一次談話時，她便是站在這株大樹旁邊。他注意地看着那樹皮剝落了的老樹，兩年前的往事頓時湧上心頭。那

長睫毛大眼睛的團圓的面龐又浮現在他的腦裏了。他把那往事仔細回味了一番，充滿了溫和、親切、柔愛的感情，他禁不住夢幻地低聲叫了幾聲「若蘭」。於是一個可怖的回憶，就開始來刺痛他的心了：「她已經是別人的，她已經躺在別人的懷裏了。只怪當時自己沒有勇氣，放過了那個好機會，如今只剩了苦痛的回憶了……她原是愛我的，她是肯爲我犧牲一切的，只是我誤解了她，斷絕了她的愛，以後恐怕再沒有人能像她那樣愛我的了。」他用一種悽慘的聲音自語着，便走出了樹林，但又不捨地回頭望了望，又叫了兩聲「若蘭」，好像他的若蘭就是住在這樹林裏一般。最後又嘆息地說：「我錯了，是霧迷了我的眼睛……可是現在已經遲了。」

他走出了樹林，前面橫着兩條土路，兩三個村姑提了籃在路上往來，看見了他，便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或者對他笑了笑。他便往沿樹林的那條路走去，腳步依舊下得很慢。他忽然站住了，把手杖挾在左腋下，右手在西裝袋裏摸出了一張摺疊的信紙攤開來讀，讀到裏面的某一段時，他特別放出聲音來，這一段是：

『汝妻已於兩年前患病身故，因恐汝在外傷心，故未早告。今年自汝返省消息傳出後，來吾家爲汝說媒者頗不乏人。余老矣，常爲人譏爲不識新潮流，故不欲再干預汝之婚事，須俟汝歸後再自行決定。惟汝究竟何時起程，應先將確定日期快郵函告，以免老父在家懸念。切記勿忘……』

過後他摺好了信，忽然又把信紙攤開看了看，最後下了決心似地把信揉成了一團，拋擲在地上便拔步向前走了，在路上口裏還不住地嘆息說：『我錯了，是霧迷了我底眼睛……』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

版權不
所許
有翻
印

著者 巴 金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印刷者 工業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新中國霧
文藝叢書
▼▼

實價大洋

(外埠酌加郵匯費)

BC

46.57

7